

八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六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六

儀禮無服而後儒或言當服者五條

儀禮有服而後儒或言不當服者一條

儀禮無服而西晉有服者二條

儀禮無服而南齊有服者一條

儀禮無服而開元禮有服者十三條

儀禮有服而開元禮無服者十條

晉齊有服而開元禮無服者三條

開元禮無服而開元末有服者一條



儀禮無服而宋開寶通禮有服者五條

宋通禮無服而天聖中有服者一條

儀禮無服而明令有服者四條

儀禮有服而明令無服者一條

儀禮無服而明孝慈錄有服者二條

儀禮有服而孝慈錄無服者二十五條

唐宋有服而明令孝慈錄無服者三條

明令無服而孝慈錄有服者一條

明令有服而孝慈錄無服者二條

儀禮無服而明會典有服者一條

明令孝慈錄無服而明集禮有服者一條

儀禮有服而律文無服者五條

小戴禮開元禮有服而律文無服者一條

開元禮有服而律文無服者四條

孝慈錄無服而律文有服者一條

孝慈錄有服而律文無服者一條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六目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卷六

外彙六

○儀禮無服而後儒或言當服者五條

○異姓子為所養父母

魏時或為四孤論一賣子者一弃溝壑者一生而
父母亾無總親者一俗忌五月生子不舉者有
家收養應為後與否王朗謂收捐捨弃救坐絕
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逾父母
者也崔凱謂宐服齊衰期方之繼父同居者庾
蔚之謂所養自有後而本宗絕嗣者僂當還其
本宗服所養期若二家俱無後則宐停所養家

依爲人後服於其本親例降一等儀禮無服
開元禮同宋以後養母有服養父無服詳見後
養母條中

○慈祖母

虞喜曰其父先亾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服慈祖
母可也

○兩妾相爲服

晉祕書監謝靖問兩妾相爲服不徐邈曰禮無其
文然妾有從服之義士妾有子爲之總可得從
服總麻又有同室之恩有總服義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繼父

戴德喪服記齊衰三月不分別同異居梁氏集說

同

○同歲上計

連叢子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爲之服問於
孔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魯諸侯大夫共
會事於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
之禮今之上計竝觀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締
繫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勵以義比
之朋友不亦可乎

慈祖母以下四條儀禮無服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儀禮有服而後儒或言不當服者一條

○繼父不當制服

傳玄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準亦曰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夫者儀禮同居齊衰不杖期不同居齊衰三月小戴禮同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自漢以來惟傳袁二子爲有異說如上也

○儀禮無服而西晉有服者二條

○齊衰杖期一

後妻子爲前母

魏黃門郎王恣直妻子隔絕在

吳叟娶妻生子昌及吳平恣前妻卒昌求去官行服臺議不決中書監荀勗議答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隔呂布之亂不知存亡叟娶蔡氏女徐州平陳氏得還後蔡氏子元嬰爲前母陳氏服適母之喪鄉里先達以爲合宐云云儀禮無服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齊衰三月一

弟子爲師 晉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其後命

摯虞等詳定虞言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
三年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或有
廢興悔吝生焉宐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儀禮無服小戴禮心喪三年開元禮訖今律文
竝與儀禮同

按喪服記止言朋友麻非略師弟子也師卽
在朋友一倫之內故譙周王肅賀循諸儒皆
言如朋友之禮弔服加麻惟出入常經爲異
蓋本禮記孔子之喪
二三子皆經而出也又風俗通愆禮篇大將
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應劭

謂子貢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今人乃爲制
杖同之於父凡庸小生夫何譏稱宣度涼州
知名士吾是以云耳夫師喪齊衰三月且猶
不可何況爲之杖乎應氏駁之是矣然漢末
賢士大夫制服往往過禮欲以矯時敝而博
虛名故喪服之襍亂無紀始未有甚於漢者
也并附論之○又按白虎通以君臣父子夫
婦爲三綱以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
爲六紀如此則師弟子當在六紀中然先儒
止言三綱五常不言六紀蓋白虎通所謂君

臣之紀父子之紀夫婦之紀頗爲不倫故不

取也

朱子亦言師弟子亦朋友之類

○儀禮無服而南齊有服者一條

○齊衰不杖期二

慈姑慈祖母 南齊應城公子敬所生蚤亡武帝

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

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爲慈孫婦爲慈婦姑

爲慈姑宐制期年服從之 儀禮皆無服開元

禮同明令婦爲夫之慈母從服齊衰三年今律

文又改斬衰慈祖母無

按慈祖母有二其一謂庶祖母養己者卽晉

虞喜所云是也其一謂父之慈母卽此條是

也然慈婦慈孫名旣不正且於禮有礙蕭齊

知禮孰不知禮

○儀禮無服而開元禮有服者十三條

○齊衰不杖期一

父卒母嫁爲母報爲父後者無服 儀禮無服鄭

玄謂齊衰期也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

服韋玄成以爲父歿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

義制服故不服宣帝詔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

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玄成議是又問夫死妻
穉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玄成對以爲與出
妻子同服唐天寶六載制出嫁之母宜終服三
年其後不行宋景祐中禮官言五服制度爲父
後者爲嫁母無服今集賢校理郭稹乞行服詔
自今竝許解官申心喪明孝慈錄齊衰期加杖
不分爲後與不爲後皆同今律文仍之

按朱子曰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
疑其不同考之禮於嫁母不言親而獨言繼
又著出母之服此皆序輕以明重以見親母

之嫁者尤不可以無服也蓋與漢石渠議相
反當從朱子說爲正

又按譙周袁準竝云父率母嫁非父所絕適
子雖主祭猶宜服期如此則爲父後者亦當
有服更詳之

○齊衰三月一

爲高祖父母 儀禮曾祖齊衰三月高祖無服疏
謂不言高祖同服故也袁準謂三月者此通遠
祖之言也唐貞觀中魏徵等始請加曾祖五月
高祖三月今律文同

按禮四世而總五世袒免由身數之上四世

爲曾祖齊衰三月下四世爲曾孫總麻三月
此卽四世而總之證也其非通遠祖明矣鄭
玄謂四世共高祖其說非是觀小記親親以
三爲五以五爲九可見然高祖在九屬之內
豈得遂同袒免諸親宐乎唐禮爲不易之制
也又吳張昭論曰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
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益亦不主鄭義
也

○小功五月三

叔姪報

儀禮無服檀弓叔姪之無服推而遠之

也奔喪無服而爲位者惟姪叔唐貞觀中太宗
以同爨猶有總麻之恩而姪叔乃無服詔魏徵
等議徵等言制服雖繫於名亦緣恩之厚薄也
或有長年之姪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
生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推而
遠之求之本原漢所未喻遂請加小功服其弟
妻及夫兄亦然開元初玄宗又以舅姪叔服未
安下百官議元行冲言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
女黨加於舅服不爲非禮姪叔遠嫌宐悉如古
禮僂弗報其後定開元禮俱遵貞觀禮行今律

文竝同

范祖禹謂加之而無義不如不加之為愈蓋亦以叔姪報為非是

按喪服記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鄭玄訓兄弟為族親故賈公彥曰夫兄弟當是夫之從母之類然先儒或謂此服夫之兄弟如此則叔姪未嘗無服更詳之

附張氏私語喪服有以恩服者如子為父母之類也有以義服者婦為舅姑之類也有以名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故無服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娣姒之服一家俱有服己雖無服必不褻靡其躬如無服之人也後世增姪與弟妻之服意加厚於古不知古人亦未嘗薄也

母出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詳見前小戴禮

服問條中

同母異父之兄弟

詳見前小戴禮檀弓條中

○總麻三月八

為族會祖姑族祖姑族姑在室者

儀禮無服

按姑姊妹在室與男子服同則諸姑之服宐

視其從祖祖父與世叔父之服矣然禮又有

父之姑一條謂歸孫為祖之姊妹服既與從

祖祖父不同且不分在室適人而開元禮亦

復有族會祖姑族祖姑族姑諸條皆禮傳所

不載者也

為玄孫 儀禮無服賈公彥謂言曾孫不言玄孫

者此亦如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不言高祖也

開元禮既增高祖服不得不舉玄孫服明矣

為兄之孫女適人者報 儀禮無服

為夫之高曾祖父母 儀禮無服或以為即在為

夫之諸祖父母服內

為夫之從父姊妹在室及適人者報○女子子適

人者為從祖父母報 儀禮皆無服

以上總麻六條今律文竝與開元禮同

為夫之舅及從母報○為人後者為本生外祖父

母 以上二條儀禮無服孝慈錄與開元禮同

今律文無

○儀禮有服而開元禮無服者十條

○齊衰三月二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大夫為宗子

詳見前儀禮齊衰條中

○小功塲五月一

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塲○詳見前儀禮塲小功

條中

○小功五月二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子爲其外祖父母
從母如邦人 以上二條詳見前儀禮小功條

中

○大功殤三月一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三月 詳見前儀禮記條中

○小功殤三月一

宗子孤爲殤小功衰三月 詳見前儀禮記條中

○總麻三月三

賢臣賢妾 詳見前儀禮總麻條中

按鄭玄注賢妾謂姪娣漢以後無姪娣媵之
禮則其不爲此服殆不自唐開元始明矣顏
氏家訓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
主家事河北鄙於側出是以必須重娶至於
三四母唐褚遂良請千牛不限適庶表略曰
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適待庶如奴
妻遇妾如婢降及隋代獨孤后遂禁庶子不
得近侍今聖朝人以才進不論適庶云云此
後世所以不爲妾服而庶母之服亦至唐貞
觀後始復行也

按北魏淮陽王孝友奏曰將相多尚公主王侯連姻后族

類彙卷五十一
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又曰舉朝略是無妾天下始皆一妻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姊妹逢迎則勸之以忌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因請申王公品官娶妾之數竟不能行觀此奏其言與褚表合

庶子為其舅如邦人○朋友麻 以上二條詳見

前儀禮記條中

○晉齊有服而開元禮無服者三條

○齊衰杖期一

後妻子為前母 詳見前西晉齊衰條中

○齊衰不杖期一

慈姑慈祖母 詳見前南齊齊衰條中

○齊衰三月一

弟子為師 詳見前西晉齊衰條中

○開元禮無服而開元末有服者一條

○總麻三月一

開元二十三年制舅母宐服總麻堂姨舅袒免附不

開元禮內 儀禮無服開元禮同宋開寶禮總麻明

令孝慈錄訖今律文竝與儀禮同

按朱子曰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然則玄宗之為此制不亦贅乎

○儀禮無服而宋開寶通禮有服者五條

○齊衰三年一

養母 儀禮無服開元禮同孝慈錄又改斬衰今律文仍之

按儀禮小戴禮皆無此母名宋律謂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棄之子者與親母同孝慈錄謂自幼過房與人者今律文集解又謂即為人後者所後母也使如宋律及孝慈錄云云則有養母必有養父不應獨無養父之服如謂即為人後者則斬衰章中別有為人後者

為所後父母一條此條不應複出竊疑人子不季而為異姓收養似當養父養母並服為安知禮者詳之

○齊衰不杖期一

父所生庶母

通禮無注五服年月 敕注為祖後者不服

儀禮無服開

元禮同開寶禮有此條寶元初集賢校理薛紳祖母王氏卒乞降服制詔送太常禮院議禮官引通禮義纂宐服三年王洙言五服年月敕及開寶通禮竝無為父所生庶母三年之文義纂本唐世蕭嵩王仲丘等撰集非勅修之書不可

用詔與御史臺詳定衆議燿卿王氏子紳王氏孫尤親於慈母庶母庶祖母也燿卿既亾紳受重代養被王氏鞠育之恩合令解官持齊衰三年服詔從之明集禮不杖期與開寶禮同明令訖今律文皆無服疑統在爲祖父母服內繼祖母亦然

按庾蔚之曰父不承重已當爲祖母期通禮此條蓋本庾說寶元初改之非也竊又疑旣爲祖後若如寶元服父所生三年則與爲適祖母後無別使遂如敕注不服是又夸父所

生等於出母嫁母也其可乎似當從通禮正文爲安

○總麻三月三

爲夫之祖姑堂姑在室者○女嫁爲伯叔祖母○女嫁爲祖姑 以上三條儀禮無服開元禮同明令訖今律文皆有服與宋禮同

○宋通禮無服而天聖中有服者一條

○大功九月一

叔僧 天聖中進士陳可言同侪進士黃價以赴舉時有叔父爲僧喪服未滿臣例當駁放竊思

出家制服禮律竝無明文釋門見父母不拜居
父母喪不經本族竝無服式望下禮官詳議禮
官言禮爲叔父期外繼者降大功其黃價爲叔
僧合比外繼降服大功九月 開元禮訖今律
文皆無服

按叔父爲僧者旣依爲人後例則凡有服諸
親若爲僧尼道士女冠者其服制皆應降一
等矣又按唐開元二年敕曰聞道士女冠僧
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於
未自今以後竝聽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

尊屬禮數一準常儀此敕最爲得之然觀陳
可所言則宋時諸僧猶守釋氏遺式也彼於
本族旣已不服則服而不報有違禮意乃不
彼之禁而以爲人後相擬可謂不倫矣

○儀禮無服而明令有服者四條

○齊衰杖期二

父卒適繼慈養母歸宗爲之服若改嫁從者爲之
服 儀禮繼母改嫁從者有服餘皆無服明令
有此條集禮同孝慈錄刪去止存改嫁繼母一
服今律文仍之

按適繼慈養母歸宗不服者當緣不能撫育其子耳然令適繼之母或家貧無以自食不得已歸依其父母兄弟與其子初非決絕而又無佗失行恐其子難忍然無服也且嫁母猶服歸宗者不亦愈於改嫁乎知禮者詳之父卒爲父後者爲出母儀禮無服開元禮同明令不分爲後與不爲後皆服孝慈錄同今律文仍之

○總麻三月二

爲堂兄弟之妻○爲夫之堂兄弟以上二條儀

禮無服開元禮同孝慈錄總麻與明令同今律文仍之

○儀禮有服而明令無服者一條

○大功九月一

妾爲其私兄弟詳見前儀禮記條中

○儀禮無服而明孝慈錄有服者二條

○齊衰杖期一

爲夫之庶母儀禮無服開元禮訖明令同孝慈

錄有服今律文仍之

○齊衰三月一

為繼父雖同居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 儀禮無

明文孝慈錄有此條今律文仍之蓋即喪服小

記中有主後者之義詳見或問第七條中

○儀禮有服而孝慈錄無服者二十五條

○大功場九月六

叔父之長場中場○姑姊妹之長場中場○昆弟

之長場○適孫之長場○夫之昆弟之子女子

子之長場中場 以上六條詳見前儀禮大功

場條中

○小功場五月十

叔父之下場○適孫之下場○昆弟之下場○姑

姊妹女子子之下場○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

父昆弟之長場○為夫之叔父之長場○昆弟

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場○

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場○大夫之昆弟大

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場

○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場 以上十條詳見

前儀禮小功場條中

○小功五月一

庶母慈己者 詳見前儀禮小功條中

○總麻塲三月八日見前○庶孫之中塲○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塲○從父

昆弟姪之下塲○夫之叔父之中塲下塲○從母之長塲報○夫之姑姊妹之長塲○從父昆

弟之子之長塲○昆弟之孫之長塲子以上八條詳見前儀禮總麻塲條中○大夫之昆弟大

○唐宋有服而明令孝慈錄無服者三條○齊衰不杖期一為夫之昆弟○昆弟

父所生庶母詳見前開寶禮齊衰條中○大功九月一為夫之昆弟○故

為叔父為僧者詳見前天聖大功條中○父母

○總麻三月一為夫之昆弟○舅母詳見前開元禮總麻條中○圖律之今

○明令無服而孝慈錄有服者一條即今律慈

○總麻三月一為夫之高祖父母明令無服疑省文也孝慈錄

總麻與開元禮同今律文仍之○明令有服而孝慈錄無服者二條資者為之

○齊衰三年一婦為夫之慈母孝慈錄無服今律文改斬衰詳

○齊衰杖期一

父卒適繼慈養母歸宗為之服若改嫁從者為之服 詳見前明令齊衰條中

○儀禮無服而明會典有服者一條 詳見前明令齊衰杖期一

妾為家長父母 儀禮無服開元禮訖明令孝慈錄竝同獨明會典妾為家長族服一圖有之今律文增入服制正文

按傳妾為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則君之父母

自應有服本經既無明文而開元禮訖孝慈錄亦遺落不載律文增此條與傳意合

○明令孝慈錄無服而明集禮有服者一條 父所生庶母 詳見前開寶禮齊衰條中

○儀禮有服而律文無服者五條

○齊衰杖期一

繼母嫁從為之服報 開元禮訖孝慈錄報服竝與儀禮同今律文不報疑省文也

○齊衰不杖期一

妾為其父母 詳見前儀禮不杖期條中

○小功五月一

夫之姑姊妹報 開元禮訖孝慈錄報服竝與儀

禮同適人不降今律文不報疑省文也

○總麻三月二

從祖姊妹適人者報 為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謂外祖

父母在內竊疑夫之父黨與夫之母黨自當區而為二其服不應相溷律文不從始此故與

以上二條詳見前儀禮總麻條中

○小戴禮開元禮有服而律文無服者一條

○大功九月一
小功五月一

同母異父之兄弟 詳見前小戴禮檀弓條中

○開元禮有服而律文無服者四條

○齊衰杖期一

父率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皆報 開元禮訖孝

慈錄報服竝同今律文不報疑省文也

○小功五月一

母出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詳見前小戴禮

服問條中

○總麻三月二

為夫之舅及從母報 詳見前開元禮總麻條中

為人後者為本生外祖父母 詳見前開元禮總

麻條中

○孝慈錄無服而律文有服者一條

○斬衰三年一

為夫之慈母 詳見前南齊及明令齊衰條中

○孝慈錄有服而律文無服者一條

○總麻三月一

妻之親母嫁者出者 儀禮訖明令皆無服孝慈

錄注雖嫁出猶服今律文無

古今五服考異卷六終

康熙乙卯春二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鍾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七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七 考說

九族考

三年喪考

稽首稽顙考

五服皆為衰說

古人不忌白說

喪制襍說五條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七目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卷七

外彙七

○考

九族考

孔安國謂上自高祖下至玄孫為九族者蓋出於
小記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故其說云云馬融
鄭玄從之夏侯歐陽氏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為九族者蓋出於詩類弁角弓小序本刺幽王不
親九族而其詩言兄弟甥舅又言兄弟昏姻故其
說云云白虎通從之白虎通曰族者湊也聚也謂
恩愛相流湊也生相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父

族四者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鄭玄又駁夏侯歐陽說曰異姓之服不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宋閩清陳氏曰母之父母則合為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為二可乎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母妻

曰黨而已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鄭為正茲兩存之以備考若沈存中辨五服之制謂惟正統不以族名似未有據杜預又分外祖父外祖母妻父妻母各為一族且有從母子而不及

舅與舅之子尤為不倫

又按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禮記仲尼燕居皆言三族三族者父子孫是也書及詩序言九族九族則孔鄭義是也陳氏曰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言三族則九族見矣史記又有七族索隱父之姓姑之子女之子女之子女從母妻父母蓋從夏侯歐陽義張晏謂曾

祖至曾孫則從孔鄭義

三年喪考

按易繫辭古者喪期無數自唐虞以後始有定制禮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又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又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又孝經曰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詩檜風縶冠小序縶冠刺不能三年也先儒謂檜當夸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

世可知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公羊曰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其後墨子者出非詆孔子之徒以爲服喪三年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遂欲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當時諸侯卿大夫有惑其說者此孟子所以闢邪放淫也至漢文帝始以日易月遺詔已下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蓋葬後共三十六日自是天下遵之鮮有行三年喪者矣西漢二百餘年其能終喪者惟河間王良公孫弘薛修原涉數人則史載之以爲孝所謂名生於不足也哀帝卽位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

寧三年後漢安帝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
史行三年喪建光元年斷之桓帝永興二年又聽
行三年喪永壽二年又聽中官行三年喪延熹二
年斷之郎中荀爽常因對策極言其失曰臣聞漢
爲火德火生於木其德爲孝故漢諡帝稱孝制使
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親喪自盡孝之終也
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
當時之空不可貫之萬世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
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上之所爲民
亦爲之又何誅焉可如舊禮以正風俗晉武帝泰

始初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歸終寧
庶人復除徭役太康七年始詔大臣得終喪三年
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十年詔自非金革皆聽終三
年喪二十一年帝又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
唐高祖武德中制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代宗廣
德二年又敕三年之喪謂之達禮其文官自今以
後竝許終制宋真宗咸平元年詔任三司館閣職
事者丁憂竝令持服又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
憂不得離任旣受代而喪制未畢者許其終制尋
令川峽官除州軍長吏奏裁餘竝許解官大中祥

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言京朝官丁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望自後竝依典禮三年服滿得赴朝請仁宗慶曆三年太常禮院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也請不以文武品秩高下竝聽終喪詔自今三司副使已上非領邊寄聽終制武臣非在邊願解官者聽元順帝至正十五年大幹耳朶儒學教授鄭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宐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喪又收繼庶母孀姒必宐改革不報明會典凡聞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杖六十徒一年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作樂參豫筵宴

者杖八十若喪制未終冒哀從仕者杖八十罷職景帝景泰四年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等言高皇帝勅制立法父母之喪皆斬衰三年冒喪有禁匿喪有罰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至矣近來邊事寧謐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奪情而在京官員或有奪情者恐遂成故事必至貪戀名爵不顧廉恥子道旣虧臣節安在乞行改正詔嘉納之大清律竝與明會典同又律文云職官吏人等其父母喪計原藉程途每千里限五十日過限匿不舉哀不離職役者俱發邊外爲民又云奪情起復

者不拘此律今康熙十二年 詔在外滿州漢軍
 文職官員炤漢人例丁憂愚按漢文遺令僅以已
 喪詔吏民耳非勅為定制凡子為父母皆宐以日
 易月也然上行下效靡然從風若翟方進固戀相
 位遂致援引遺令託言不敢逾制所謂以儒雅緣
 飾法律者乃至此邪及其末也賢知之徒矯枉過
 正或服竟不除或行服六年過與不及此皆聖世
 之戮民先王之所禁也善哉荀悅之論文帝曰廢
 三年之喪以虧大化非禮也抑愚又謂叔向有言
 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不忌君

不顧親則景帝與羣臣亦與有罪焉爾

宋徐敦立曰舊制文臣起復必先授武官蓋
 用墨衰從戎之義示不得已也富鄭公以宰
 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
 麾將軍如此則宋制猶能不失禮意○又唐
 順宗實錄遺詔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
 二十七日釋服蓋葬後三十六日釋服者漢
 制也崩後二十七日釋服者唐制也考常
 衮議立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

又按禮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也者
 非與孔子曰魯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喪大記
 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左傳子墨衰經
 敗秦師於殽遂墨以葬文公如此則猶不脫衰經
 非徑即吉者也後世武臣俱不持喪服訖今猶然

故律文有文職官吏及應丁憂者條例蓋武臣不在內也宋時嘗會議武臣持服事唐子方曰今日不可爲高論歐陽永叔勃然曰父母死令持服安得爲高論竊謂天下無事武臣方優游內地固當以永叔之言爲正

稽首稽顙考

周禮大祝辨九擗有誦首吉擗凶擗按稽首施於極敬乃臣拜君之拜左傳哀十七年會齊侯盟於蒙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侯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禮郊特牲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又

大夫之臣不稽首以避君也荀子謂非尊家臣所以避君君敬其臣亦稽首書太甲王稽首於伊尹洛誥王稽首於周公是也今人不知其由凡遇期喪及父母禫祭之月必用稽首拜此誤也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謂三年喪者襍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如此則父母歿爲妻亦當稽顙也蓋杖期得用凶拜與周禮義合

又按禮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

吉拜喪拜者稽顙而後拜吉拜者卽拜而後
與則稽顙也又士喪禮主人哭拜稽顙喪大記禭
出則記皆言拜稽顙先儒謂此每拜必稽顙非拜
我隨而後稽顙義或然也

○說

五服皆爲衰說

斬齊大功小功總麻五服之服通謂之衰雖弔服
亦謂之衰鄭玄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又五服之
衰一斬四緝三山楊氏喪服圖衰裳之制五服皆
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爲父母用

之旁親則否此先王之禮然也蓋衰之爲言摧也
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夫哀摧之心凡在五服中
者莫不有之矣獨孝子亦曰孝子之於父母視旁
親有加戚焉非謂旁親而遂可以不哀摧也然則
五服之服通謂之衰宜矣顧近世士大夫自大功
之喪而下舉無有服衰者皆非知禮者也按喪服
傳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或牡麻經纓布帶有
受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或牡麻經又記宗子孤
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又禭記功衰食菜果
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此大功小功

為衰之明驗也鄭玄云總麻布衰裳而麻經帶又周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此總麻為衰之明驗也自朱子家禮明集禮孝慈錄莫不仍之顧律令大功以下言服不言衰非不為衰也省文也士大夫亦無有服功衰總衰者此近世薄於旁親而然夫豈先王之制與

朱子喪服議曰溫公書儀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劉垓孫曰書儀斬衰古制而功總又不古制此卻可疑但使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

意思今俗喪服之制下用橫布作欄惟斬衰用不得觀此言則自宋以來功總已不復有

衰矣然孝慈錄卻遵家禮衰冠姑附以備考

又按前明時功總及弔服猶仍宋制俗謂之麻白大欄今遵本朝服飾亦不復有服者矣

古人不忌白說

休寧程氏曰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多著白接離白綸巾南史齊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垣崇祖守壽春著白紗帽登城唐六典天子服有

白紗帽古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白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其制皆不忘白也元周公謹曰古人所以不忘白者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總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爲異耳自麻之外繒縞紵葛皆吉服後世多忌往往喪服求殺薄俗遂有以縞紵爲功總服者按二說甚核古者天子皮弁縞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也然考賈公彥謂三王以來以唐虞白布冠爲喪冠禮子爲父母大祥除衰服服縞冠縞紵白屨又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縞衣縞裳縞冠徹緣鞮屨縞篋周禮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縞端說者謂吉服皆玄凶服皆縞左傳秦伯縞服鄉師而哭史記漢王爲義帝發喪臨三日諸侯皆縞縞此當是喪服用白之漸延及今世不獨以縞紵爲功總服雖三年喪自祥虞以前亦閒服之吁可怪也

喪制襍說五條

禫

禮服問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謂二十五日大祥祭中猶閒也大祥之後閒一月禫祭故主二十七月三年問父母之喪二

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故王肅又謂祥禫共月鄭王皆本於禮而二義不同其徒往往相難晉初用王肅義遂以為制宋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准之上言王義惟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宐順人情使朝槨一體嗣是之後遂皆以二十七月為斷矣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月十三月而祥禫豈三年重服而不可用期喪為準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至是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固當從鄭義無疑先儒謂遵鄭

者過禮而重情遵王者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為孝乎其說是也又范淳父曰禫祭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黻服三日然後祭此不經也按禮禫而纖纖非禫字之義及觀漢文帝遺詔纖七日師古曰纖者禫也則其誤已久矣說文禫字從示從鬻除服祭也釋名孝子之意澹然思慕益衰也

黻說文淺青黑廣韻暗色宋史王淮為孝宗言今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黻布如此則北宋用黻為禫服而南宋士大夫乃服之於未卒哭時倍禮甚矣今世卻未敢有服此者

為妻禫

禮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
此指杖期而言故鄭玄謂父在為母也又禮為父
母妻長子禫又期終喪不食肉飲酒父在為母為
妻又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蓋
妻喪皆與父在為母同故先儒謂為妻亦十五日
而禫也後世妻喪不禫則已夸於芻期矣

按隋牛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
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下詔除
之妻喪不禫當自此始○又按孔穎達謂父
在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日禫未知所
本伯魚期而猶哭恐所謂期者非十
三月也當從或人有祥無禫為正

心喪

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大夫之庶
子為其母大功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賀循喪服
要記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劉智謂小功以下
不稅乃無心喪又陳沈洙議元嘉立義心喪以二
十五月為限惟王儉古今集記終二十七月為王
遠所難何佟之儀注亦用二十五月無復心禫云
云是則心禫可廢心喪不可廢也宋服制凡如適
孫祖在為祖母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之類皆
許解官申心喪三年蓋猶遵用前代制也自明以
來此禮不行久矣當亦士大夫所宜講求者

閏月

春秋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曰不正其閏也范甯謂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公穀二義不同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晉宋之間喪遇閏月諸儒紛紛聚訟隋開皇初太常卿牛弘奏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凶者祥及忌

皆以閏所附之月為正由是歷代以來遂為定制又按春秋襄二十八年胡氏傳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不數閏也又蘇氏集解葬景公喪不數閏譏齊以閏月葬也蓋皆從穀梁說公羊云云非是

按三年喪所以不數閏者蓋數閏則大祥在再期中不可謂之三年故也

變除

古人之於喪服也至纖至悉而於三年之喪尤加慎焉是故三日而成服三月而葬既葬則有受衰

服葛經至於小祥則除首經服練冠練衣黃裏縗緣繩屨無紉至於大祥則除衰服斷杖服縞冠紮紕麻衣白屨無紉蓋孝子之哀以次而衰則其服亦以次而變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則記者譏之以為蚤也唐開元禮練縞皆如儀而受衰廢矣明集禮倣家禮行之益不能盡合乎古而小祥祭前一日陳練服大祥陳禫服猶有禮之遺意焉又按練衣鄭玄謂為中衣孔穎達謂此非正服也以承衰而已溫公書儀及家禮皆既練去負版辟領衰頗與禮異其說未知何據

孔穎達謂諸侯卿大夫從祥至吉其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禫訖朝服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縞冠四也逾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古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古人變除之縗如此後世皆不能行矣縗冠之縗經作織黑經白緯曰織吉祭即四時之祭若同月之內當四時吉祭則不待逾月

古今五服考異卷七終

康熙乙卯春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吉祭以不卦蠱凡

昔同日之內當四卦

蠱卦卦辭黑蠱白蠱

人變卦之蠱卦世皆不

吉祭之蠱卦世皆不

祭之蠱卦世皆不

祭之蠱卦世皆不

祭之蠱卦世皆不

祭之蠱卦世皆不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八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八

論義

辨

或問

論繼母如母義

論繼父同居義

孤哀子辨

袒免辨

父卒未殯適孫為祖服辨

妾無服辨

喪服或問二十四條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八目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卷八

外彙八

○論義

論繼母如母義

內彙作喪服繼母如母解

喪服傳繼母如母章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汪子曰繼母亦母也謂之如母本非骨肉與因母有辨故也先儒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同之中有殊者存焉或問父在則皆服齊衰期父歿則皆齊衰三年矣於禮亦有不同者與曰有之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

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為母服期繼母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又不同者也喪禮如母者二繼母慈母是也是則繼母與慈母無等筮也三年之喪於禮為加服非正服也今律文凡適繼慈養母殺子孫者加祖父母父母一等注云視親母有閒故也大哉聖人之律不亦與禮服相發明與然則史糜有言繼母與己無名徒以親撫養己故亦喪之如母信如是也設有前妻之子不為繼母所撫甚則如孝己伯奇之屬將遂不之服乎曰何為其然也非出也非

嫁也孝子緣父之心不敢不三年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為正父若服以為妻則子亦應服之故曰與因母同也由是言之不敢殊者孝子之文也其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禮稱情立文是豈足以概孝子與

論繼父同居義

內稟作疑喪服繼父同居義

喪服傳繼父同居章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則繼父之道也汪子曰此孤子隨母更適者也或為大宗之

庶適與或支子與吾皆不能知也苟其爲大宗之適也則家必有廟無所事於夏築在禮禰無廟則與祖同廟爲繼父者如之何其代爲之築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獨無小功以下諸親乎哉宗法而旣行也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餘財則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有顛連而入繼父之家者又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爲宮廟者哉苟其支子而已則雖爵爲大夫士猶當祭於宗子之家而不當有廟況孤幼乎爲繼父者分之賄財可也遺之宮室什器車馬衣服可也犯非禮而爲

之築宮廟此暱愛之私不可之甚者也傳言所適者亦無大功云云喪服小記又言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則是繼父無子者也繼父無子其可撫妻之前子爲子與語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制禮者宐禁之之不暇而顧倡此說以導之吾不信也吾嘗考諸春秋崔杼娶東郭姜姜以其孤棠無咎入卒兆大亂於齊蓋同居之禍如此此亂宗之端敗家絕祀之所自昉後世宐以爲鑒不可以禮文藉口也嗟乎三禮惟儀禮最古然其說猶有難信者況乎大小戴禮半爲漢儒所附

會哉蓋古書之錯亂不可知也久矣善哉傳之
言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辨

孤哀子辨

禮禘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祭謂吉祭
喪謂凶祭後世父母喪又有對賓稱孤子者晉雷
孝清問祖母與母繼亡言稱孤孫為稱孤子范宣
曰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
情安俟祖母訖服然後稱孤子也溫公書儀父喪
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承重稱孤哀孫朱子曰孤子

哀子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
害蓋人子居父母之喪安無有不哀者顧獨於母
喪稱哀止緣父在諱孤字不用耳非謂母歿當哀
父歿不當哀也近有親母先亡及赴其父之喪則
云繼母在不敢稱哀鄙俗不經莫過於此豈欲借
此以紕其父邪禮祖不厭孫舅不厭婦母不厭子
顧欲以繼母厭前子倍禮甚矣

按曲禮諸侯在凶服自稱曰適子孤雜記主
孤西面相者曰孤某又子拜稽顙謂子拜
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
稱子以對殯之詞若對賓則稱孤某也然則
孤子之稱亦有所本

袒免辨

宋儒程子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如鄭氏音問予始愛其文久而考之禮經則程子所辨未合也程子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予則曰布廣一尺從項文頷而卻繞於紛是固不成其爲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之也程子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予則曰此非禮經意也禮禿者不免謂其無紛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洵如經言則不止於不冠而已如之何俗免冠以爲釋也程子曰衰經

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程子未之詳也禮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其可謂之無其制與程子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是冠與免對也故得以免冠爲免予則曰非也冠與笄對免與髻對者也髻不止於除笄而免獨止於免冠乎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登臺履薪使以兔服衰經逆則免之有服審

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應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以明之予則曰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髮不同不可以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焉母喪是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焉屬及五世之喪是也程子復終言之曰予疑鄭氏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予則曰甚矣程子之好學也雖然鄭氏之距古遠矣程子與予之距鄭氏也又益遠先儒之立言也雖不能無醇駁而其音釋必有所師承未可遽以為疑也卒而程子尚有所待故予得發

其臆說如此予非博者也蓋能信經而不惑者也

又左傳晉趙鞅納衛太子蒯瞶于戚使太子纒纒與免同免之為纒當猶衰之為纒也此亦可證程說之誤

父卒未殯適孫為祖服辨

禮父在為祖期父卒為祖後者服斬此喪服傳之明文也後儒若賀循徐廣之徒乃言父在不忍變於父祖在適孫不敢服祖重為父屍尚在不忍變於父在也愚竊以為不然禮殯而後成服父既前卒則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當其成祖服之時父屍已殯矣夫何不敢服重之有祖無適子而猥云不忍

不忍於父而忍於其祖則父之心能安父之目其能瞑邪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是父生存已許其子傳祖父之重矣及其歿也適孫顧不敢申祖服然則主祖之喪者當誰屬乎將遂無主乎抑別立支子而爲之主也其於傳重之義失之遠矣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待後事禭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旣顙其練祥皆行由是言之父卒尚不得以餘尊厭母安有適孫爲祖而不敢服重者哉然後知賀徐皆妾

妾無服辨

說也庾敳之言賀循所記謂大夫士又非也爲祖後者自天子達士庶皆同此其服不得有異

儀禮賁妾總而律文無之今之卿大夫宜何從予應之曰從律何以知其宜從律也古今之制不同有從重服而改輕服者有從輕服而改重服者有從有服而退爲無服者有從無服而進爲有服者自唐以來損益儀禮多矣而猶欲取久遠不可考之文以自附於好古乎荀卿氏曰法後王是不可不深講也今之卿大夫不然舉凡服其餘親莫不

兢兢令甲而莫之敢越而獨於其妾也則必秉周禮毋乃暱於所愛乎哉有難者曰母以子貴非與曰非是之謂也諸侯嫡姪媵之子得立則國人從而尊其生母故存則書夫人歿則書薨書葬書小君皆得視其適此春秋之例也然則妾之子而既貴矣天子且許之貤封而家長可不爲之制服乎曰天子自貴其卿大夫之母家長自賤其妾律令之與敕也誥也是皆出於天子固竝行不倍者也或又難曰律文得毋有闕與曰國家辨妻妾之分嚴適庶之閑其防微而杜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而又何闕文之有且吾考諸儀禮則曰大夫爲貴妾總考諸喪服小記則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儀禮不言士妾小記不言大夫妾而唐開元禮則皆不爲之制服宋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前明孝慈錄亦概未之及也蓋妾之無服千餘年於此矣今使家長之爲大夫者爲之服總則衆子之爲士者當如之所生子爲父後者亦當如之其父在者當爲所生母大功顧己之服其妾也則從儀禮總而命衆子與所生子則又從律文或齊衰杖期或斬衰三年是於古今之制胥失之也嗟乎非天子

不議禮若好古而不純乎古守今而不純乎今是則自勑為禮也吾故曰不可不深講也

楊信齋曰儀禮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然則世俗欲以其子之貴賤論妾之貴賤者益可知其繆矣

○或問

喪服或問二十四條

繼祖母

或問禮與律有繼母而無繼祖母之文然則繼祖母不當服與曰非也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蓋繼祖母與庶祖母有辨繼祖母之歿也耐於廟

而庶祖母不耐夫既耐於廟為之孫者方歲時饗祀之而可以無服乎故曰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

按唐荆川曰禮繼母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也其言可謂約而辨矣

庶祖母

或問庶祖母宐何服曰其袒免乎禮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何庶祖母服之有然則律文服庶母期矣顧亦無庶祖母服者何與曰疏也無恩也是則為之袒免可也

夫之本生父母

或問禮爲舅姑齊衰期故爲本生舅姑大功今律文旣易期爲三年斬矣而獨於夫本生如故其降等不太甚與曰不然也兄弟之子服伯叔父母期則爲人後者服本生父母如之兄弟之子之婦服夫之諸父諸母大功則夫爲人後者服夫本生亦如之此固相準而制服者也律文未嘗與禮異也何降等太甚之有

繼姑

或問禮無繼姑之服何也曰非無服也先儒謂子

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此可類而推也傳曰婦人旣嫁從夫夫者婦之天也夫旣以爲母矣婦其敢不以爲姑乎然則從夫而服又何惑焉

舅妻

或問舅妻何以無服也曰由父而推之則有父族之服由母而推之則有母族之服姑之夫不可以爲父族舅妻與從母之夫不可以爲母族者也禮絕族無施服其此之謂與

庶母

或問均父妾也必有子然後爲庶母何也曰父妾之男吾謂之昆弟矣其女則吾謂之姊妹矣昆弟姊妹之母猶吾母也故謂之庶母舍是則不得被此名也是以爲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服不爲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無服

繼父

或問律文繼父同居而兩有大功親者爲之齊衰三月俗令一有大功以上親一無大功以上親則如之何曰小記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爲異居疏謂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然則律文雖與禮不同而其義卽皆有主後者也或問果應服乎曰父不當繼繼父亦不當同居而禮與律有同異居之別此服制之變末世之不得已也亦爲人子者之不得已也

前母之黨

或問先儒言前母之黨當爲親而不言其服何以無服也曰禮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也禮從服者所從亾則已前母旣亾如之何其有從服與

繼母之黨

或問繼母如母何以不服繼母之黨也曰鄭玄謂外氏不可二也庾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宐也嗟乎爲人後者言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謂之如與若者蓋其父母之文同而情則異者也故不得已而爲繼母之黨服虞喜謂縱有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者之黨此說殆近是矣

生母之黨

或問禮有庶子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之服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之妾出於買者少而爲娣姪媵者多若後世之爲妾者皆庶姓也其父母兄弟姊妹往往有不可考者律文不爲之服蓋以賤故絀也然則庶子之服其生母也今且與適母同矣夫使伸其私於母而獨絀於母之黨毋乃稍失倫與曰非也小不可加大卑不可陵尊賤不可干貴聖人之立制也姑以此示適庶之閑焉此律文之微意也故庶子得爲適母之黨服而不得爲生母之黨服鄉先生姚文毅公亦以無服

爲善也

同母異父之昆弟

或問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子游言大功子夏言齊衰而唐開元禮降從小功三者不同然則宜何服曰律文無服此宜從律者也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昆弟大功因母既出則與宗廟絕矣彼既自絕於宗廟則其子之爲父後者猶不爲之制服顧可使同母異父夸於同父異母之服乎禮繼母可以如母繼父不可以如父故繼父不同居者無服而獨爲異父者大功其失禮意明矣子夏

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壻人曰父母何算焉使同母異父而爲之服此知母而不知父者也與禽獸何以異與然則齊衰亦非子夏之言也記禮者之臆說也

按王肅聖證論難鄭玄禮親者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其說甚辨然又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服大功則尤誤矣故後儒復非之總之此服非正當遵儀禮傳及

文律

妻母

或問明孝慈錄注妻母之嫁者出者皆服總然則果應服乎曰否嫁母出母爲父後者猶無服何有

於妻母之出且嫁者乎厚於妻母而薄於己之所
生其非先王之意也明矣律文無服是也

君

或問漢魏屬吏皆爲州郡將服君與舊君之服而
唐以後無之何與曰漢魏之制州郡皆得自辟其
屬雖服此服可也後世一命以上無不請於天子
受天子之爵食天子之祿州郡不得而臣之也州
郡旣不得而臣之則品秩崇卑雖異皆其比肩事
主者而又何服焉

朋友

與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與賓主之師與吾猶懼乎報之無從耳由是言之後世有人師經師如朱何許三先生者夫亦可以用此服矣

衰負版辟領

或問衰衣之有衰負版辟領也果獨爲父母用之與曰否經傳無明文鄭玄之注賈公彥之疏亦然如曾孫爲曾祖父母也適孫祖在爲祖母也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也是皆難以旁親例者也其遂可不用衰負版辟領與家禮之與儀禮圖說蓋多發明注疏而猶各有所未盡也吾故謂齊衰必當

有二式

杖

或問禮無爵者非擔主不杖然則庶人居三年之喪亦有不杖者與曰無之古人之居喪也哭踊無算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如是則無不病者故曰非擔主而杖爲輔病也夫安得有不杖者與今人之居喪也哭泣不哀飲食居處如故其違禮也多矣而又逆億古人之不能病不亦悲夫

婦人衰

或問婦人可以不衰乎曰不可服以飾情情貌相配吉凶相應故衰之爲服所以表中誠也婦人者何獨不然由是言之是雖笏親猶不可以不衰而況妻爲夫妾爲家長女子子爲父母乎

婦人杖

或問婦人可以不杖乎曰婦人之不杖也傳謂其不能病故也假令哀毀而能病則聖人許之矣豈遂禁其以杖卽位乎然則傳也喪服小記也或言杖或言不杖者蓋兩相發明者也或又問婦人謂童女孔穎達之說亦可信乎曰不然也婦之言服

也服事其夫也非未嫁女子之稱

改葬

或問禮改葬總鄭玄謂三月除之而明集禮既葬釋服何以不同也曰集禮釋總服者謂釋其衰麻耳下文縗服云云則猶未敢卽吉也是故吾從三月

過時而葬

或問過時而葬安何服曰禮久而不葬者主喪者不除夫久而不葬人子之過也其可以不衰經乎哉又禮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

弟且爾而況於人子乎是故吾吳人之葬其親也緩然其儀文猶必視其初喪蓋不失禮之遺意者也

變除

或問古者既虞則服受衰既練則服練冠既祥則有大祥之服其變除也匪一而近世俱不行何與曰練禫之服明集禮會典有之品官與庶人皆同然而莫之行者非令甲之疏也此世俗不學之咎也

命赴

或問古之卿大夫之喪主人必命赴者然則吾吳人之有赴也亦猶行古之道與曰否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彼不知生不知死而吾往赴之非禮也

按禮父兄命赴者疏謂士喪禮則孝子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以其病深故使人代命雖代命之猶書孝子名也今吳俗赴人有列諸父名者又有偏列孫抱孫會名者然則孰為喪主邪失禮甚矣并附正之

喪主

或問喪必有主與曰禮喪有無後無無主然則孰為之主曰惟冢子與其婦禮所謂主人主婦是也支子不在列與曰雖在列而不敢主之也何為其

不敢也曰非傳重也會子曰喪無二孤此之謂也親戚故舊亦可主與曰可古者喪必赴赴必哭哭則必有弔者孔子之哭子路也身為之主其哭伯高也使子貢為之主皆是也然則父母之喪可使佗人主之與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喪夫不主妾之喪舅不主諸婦之喪妻之黨不主姑姊妹之夫之喪吾未聞執親之喪而使佗人主之者也無主後則如之何曰有攝主禮大夫而無主後宗子為士者可攝也宗子為士而無主後大夫可攝也何為其使大夫攝曰公子有宗道焉非宗子而特

起爲大夫者亦有宗道故也無宗子則又如之何
曰無宗子是無族也禮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主
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是攝主之變也然則今之吳
人之有喪也或使同姓士大夫護之赴告必廁名
其閒其殆古之攝主與曰是與攝主不同護喪之
名不見於經朱子家禮使子若弟知禮者爲之有
喪事則必稟之前明集禮則兼用孫吾未聞士大
夫而執弟與子孫之役者也雖謂之非禮可也

古今五服考異卷八終

康熙乙卯春三月

同里周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後序

右所作古今五服考異八卷凡八閱月九易橐而始成予嘗考周禮凡大喪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大僕縣首服之灋於宮門肆師禁男女之衰不中灋者卿大夫之喪肆師則相其禮職喪則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是故無不嫻於五服者今雖律文具在而世風猥惡凡喪服與居喪之節鮮有能遵令甲者矣而國家又無專官以董之於是苟簡慢易日以成俗甚則承譌襲謬違失制禮之意豈不大可痛哉予不揆禱昧願爲卿大

夫之相禮序事者故敢隳楛古今以成此考雖或訶責其怪迂頗僻非所恤也至於自大小斂以訖祥禫其儀文度數之詳近古而不倍於今者莫如溫文公書儀徽文公家禮惟學者酌而行之茲不備及云

古今五服考異後序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九目錄

東都事略跋序一
序二

引用諸書

東都事略跋卷上

本紀八則

太祖
徽宗二

太宗二
欽宗三

世家一則

太子謀

列傳二十四則

李重進
錢惟演

孟昶二
趙普

王彥昇

向敏中

陳堯咨

丁謂

李迪

杜衍

狄青

尹師魯

王旦

寇準

王欽若

馮拯

程琳

范純仁

高若訥

陳執中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九目錄終

東都事略跋序一

予欲修宋史舊矣會浮沈仕宦者十有五年不暇
 具橐訖今則髮白齒搖行將五十矣老景漫尋學
 植蕪廢此志不就可為浩歎也自秋以來既披此
 書且記憶平生所得略疏於紀傳之後凡若干條
 先儒有曰史家多取諸誌狀全是子孫門人揜惡
 溢美之辭又曰因官文書紀事往往是非失實由
 是言之予非敢妄肆褒譏也亦欲裒小說述異聞
 稍吐其胸中之一二以與此書麤相發明庶於後
 之君子有志史學者不無小補云爾

序二

予爲此書於王同老之謗也不敢專主文富洛蜀之相攻擊也不敢專主伊川道君之禪位及姚平仲之劫砦也不敢專主吳敏與李忠定又謂神宗時陳世儒夫婦之獄則欲僭以誣呂申公徽宗時趙諗之獄則欲僭以排曾子宣王案之獄則欲僭以傾劉昫此皆當國者深文羅織不足悉據至如李重進之死事歐陽文忠之闢佛皆有異論蓋往往取諸小說顯然與正史相反夫舜囚堯太甲誅伊尹此皆書之所不載聖人之所不道而後世猶

述而志之凡所謂信傳信疑傳疑也予蓋略倣此意不然古人之骨已朽其墓木已夸矣於吾何怨何德而爲此無忌憚之言哉覽者詳之

東都事略跋序終

謝而意
意不熱古人之骨
遊而志文

東都事略跋引用諸書

文獻通考

隆平集

揮塵前錄

揮塵三錄

春渚紀聞

靖康遺錄

趙子崧家傳

朝壘襍記

中興遺史

容齋隨筆 一筆至五筆

寢溪筆談

揮塵後錄

玉照新志

孤臣泣血錄

北盟會編

痛定錄

癸辛襍識

贊寧續傳

邵氏聞見前錄 聞見後錄

錢氏私誌 歸田錄

孫公談圃 齊東野語

王文正公遺事 石林燕語

湘山壘錄 王沂公筆錄

丁晉公談錄 國老談苑

道山清話 梁溪漫志

濮議 東坡集

歐陽公全集 文潞公集

辨欺錄 文氏私記

韓忠獻遺事 避暑錄話

歐陽公奏事錄 雞肋集

明道襟志 鐵圍山叢談

朱或可談 畫繼

司馬公傳家集 渭南集

靖康小錄 龜子止東坡祠堂記

捫蝨新話 元城語錄

淮海集 穎濱集

厚德錄 呂申公家傳

盡言集 北征紀實

庚谿詩話

靖康傳信錄

陳少陽精忠集

程史

李忠定公集

靖康小雅

秀水閑居錄

宣和錄

賢耳集

朱文公大全集

困學紀聞

退居類稿

王公繫年錄

范太史家傳

陳氏樂書

伊川年譜

老學菴筆記

珊瑚鉤詩話

竹坡詩話

梅宛陵集

劉後邨集

劔南集

陳後山集

後山詩話

宣和畫譜

幼老春秋

平園集

眉山集

王荆公集

李氏奉迎錄

鴻慶集

鄂國金佗粹編

東都事略跋引用諸書終

東都事略跋卷上

外彙九

太祖

本紀第一

按太祖廟議最為紛紛考之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至於父之兄弟則爾雅稱世父叔父從無假借稱考者也乃不依禮經而援引唐故事為據真宗既稱太祖為皇伯考而又自稱孝子名實不順何其謬也且太宗於太祖則稱孝弟冠孝字於弟之上其義何居當時禮官俚俗不經如此後來諸大儒諱言祖宗之失遂不復有辨正者矣

太宗

逾年改元此人君卽位之常禮太祖崩於開寶九年十月太宗卽以十二月二十二日改太平興國元年何汲汲也容齋隨筆謂去新春纔八日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不考引故實致使人君卽位而無元年大不可也予謂太宗之意似蔑其兄然使先君不得正其終而已亦不得正其始謂之何哉紀中淳化五年五月王師克復成都李順之黨皆伏誅隆平集亦言禽順獻首餘黨招捕無遺然考

寢谿筆談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尙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蓋從來行間將士濫冒功賞者多矣如狄武襄寧失儂智高者有幾人哉又揮塵錄亦載此且言有張舜卿奏眞宗曰臣聞順已遜去當時固已有知其事者又輿耳集方臘後亦不知所終就禽者非臘也

徽宗

本紀第十

紀中建中靖國元年趙諗反於渝州崇寧元年諗

伏誅按玉照新志諗之先本渝州獠賊其族黨來
降賜以國姓至諗不量力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
等宣言欲誅君側之惡頗肆狂悖然實無弄兵事
也時事既變諗亦息心來京師注官曾文肅當國
一見奇其才薦擢國子博士諗請告蜀中其徒以
前事告變獄成諗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渝
州爲恭州文肅亦坐責據此則紀中所書非實錄
也又春渚紀聞畢漸爲狀元諗第二諗既掇巍科
乃以一語不戒陷身叛逆獄吏不訊其實史官不
核其中名之曰反不亦悲乎又按是時獨刑部郎

中王吉甫引律以謂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
狀吉甫亦坐絀

又

本紀十一

靖康傳信錄道君南幸居揚州以都城圍閉止絕
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以綱運於所在卸
納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佗
變太學生陳東因上書乞誅六賊據此則兩宮嫌
隙已構矣又太上皇誥賜宋暎有云姦人造言緣
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救州縣而實
及予躬興言及此不覺流涕又靖康遺錄上皇每

有手筆付上自稱老拙謂上爲陛下據此則道君之飲恨深矣又北盟會編先是上皇謂金人必再犯請帝畱京師欲自往西京治兵吳敏言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畱諸路兵之意今豈可以軍旅之事累之乎至是天寧節詣龍德宮上壽酒散上皇復斟一椀以勸上大臣有躡上足者上堅辭不飲而退上皇號哭入宮嚙嚙靖康君臣不防敵國外患而防上皇之內變乃至此邪近世諸儒祇知唐李輔國離間玄肅父子而不知靖康時兩宮隔絕尤甚何桌吳敏輩固不足惜卽陳東吳若諸疏言

之太激遂爲猜疑張本唐恪嘗告欽宗曰革敵須以漸蔡京父子王黼童貫之徒已從廢逐姑可已矣佗日邊事既定然後自上皇請下詔與天下弃之孰曰不可而言者不諳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道君皇帝之心乎惜乎欽宗善之而不能也卒之父子播遷其禍視唐尤酷悲夫

欽宗

本紀十二

紀中靖康元年正月李邦彥太宰兼門下侍郎按趙子崧家傳先是子崧語李曰里中有病傷寒者

一醫汗之一醫下之外雖支持而中已耗矣謝二醫而訪草澤名士後至者投一藥則始乃歸咎今國執大概類此蔡京倡之王黼成之二十餘年一人者家富志得全身而去天下病矣公議望公爲相公欲何如醫治李不能用予謂此真藥石之言彼李忠定猶聞於此而況庸碌如邦彥者乎荀卿氏有言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亾國至亾而後知亾至死而後知死若靖康君臣雖身瀕死亾而猶不之知者也

痛定錄上在青城齋宮名何桌孫觀汪藻輩賦詩遣興上命用時韻觀詩云噬臍有媿平燕日嘗膽無忘在莒時藻詩云口帳寢回驚日處都城思切望雲時有以此達知金帥者見在莒之句又廣爲口帳因摭此爲名遂邀畱車駕雖靖康之禍本不由於一詩顧此何等時而君臣猶作如此伎倆五國城之辱非不卒也

朝野雜記逆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犯虜七百餘人俱受害又癸辛雜識楊髡盜諸陵於徽欽二陵梓宮內略無所有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鐙槩一事耳按雜記乾道中金人許歸靖康梓宮朝廷

難之金人乃以禮陪葬鞏縣然則欽宗陵不應被發癸辛襍識誤也恐只是永祐陵耳咎者楚子伐宋宋藝元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彼徽欽堂堂萬彙而俱爲和所給率之淵聖旣不良死而其遺骸亦俱淪於沙漠其辱社稷也多矣

太子謀

世家第五

中興遺史先是碭山染戶宋從因往南京販棗得一小兒曰遇僧稍長有京師人張四見之曰此人全似少帝遇僧心喜遂告於縣自言是少帝第二子略說宮禁中事單州遂津遣赴行在行至泗州

有司理孫守信疑之疏聞於上勘當得淵聖皇帝卽無第二子委守信取勘獄具決春配瓊州牢城又按淵聖實有幼子名訓北地所生終於五國城世家中不載也

李重進

列傳第五

傳中重進赴火死按僧贊寧續傳開寶末江州圓通寺有客僧將寂滅袒背示其徒有雕青李重進三字云我卽其人脫身煙焰云云則是重進竝未死節也然能薙髮衣緇隱於浮屠以終其身其視賣國乞降者固已賢矣

孟昶

列傳第六

邵氏聞見錄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爲別去因號蜀王灘蜀平呂餘慶出守太祖諭曰蜀人思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權稅食飲之物皆宐罷去按此事恐未然傳有之馬牛維婁委己者而柔焉若使權至食飲則斂怨極矣昶何恩於蜀蜀又何思昶之有

又容齋隨筆太宗嘗書銘以戒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其辭蓋出昶所作令箴凡二十四句中有云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創

瘼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又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勉爾爲戒體朕深思然則昶固賢主非李煜劉鋹諸僭僞比也

錢惟演

列傳第七

文僖畱守西京歐陽公爲推官按聞見錄錢相遇永叔極厚永叔後用王沂公薦入館然猶不忘錢相或謂錢相夢三易名卒得美諡皆出永叔之力及考錢氏私誌頗醜詆永叔且言永叔不樂文僖歸田錄所載文僖數則俱非美事其異同如此意者錢氏子弟別有佗憾故耳豈爲錄中竊藏珊瑚

筆格一事深觸其諱邪

趙普

列傳第九

傳中普初爲節度使劉詞薦奏世宗旣克滁州以爲軍事判官太祖與語大奇之則普先在軍中久矣王性之父子以爲太祖入滁之始有鎮州趙學究在邨中教學多知數太祖微服往訪之用其策俾爲鄉道堯月夜提孤軍銜枚取道於清流關側蘆子扎浮西澗入自北門遂禽皇甫暉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與此傳絕異恐是傳聞之譌又孫公談圃藝祖生夾馬營之前有陳學究宣祖遣藝祖從之後復得趙學究卽館於汴第與陳俱爲門客此說近之

王彥昇

列傳十二

韓通李筠李重進皆周室忠臣按齊東野語焦千之過劉貢父劉問歐陽公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橐劉問爲韓堂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事略旣傳二李獨不爲通立傳以補五代史之闕僅附數語於此且辭氣抑揚稍甚亦通之不牽也

王旦

列傳二十三

傳末兄子睦欲舉進士旦云云按文正公遺事公
壻蘇耆應進士舉唱第日格在諸科陳文惠公奏
曰蘇耆是蘇易簡男王旦女壻上顧公曰卿女壻
邪公不對斂身少卻願且修學及出陳語公曰相
公何不一言則耆及第矣公笑曰上親臨軒試士
至公也某爲宰相自薦親屬士子盈庭得不失體
乎噫後之大臣未有不私子壻者其媿公多矣

向敏中

列傳二十四

傳敘敏中拜右僕射事出筆談且言覘者爲李昌
武按容齋隨筆眞宗朝自敏中前拜僕射者六人
呂端李沆王旦皆自宰相轉陳堯咨以罷樞密使
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敏中
轉右與欽若加左同日降制是時昌武已死四年
如此則筆談非實錄傳不當載

寇準

歸田錄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鐙尤好劇飲雖
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
間燭淚往往成堆又石林燕語萊公所臨鎮燕會
常至三十醖必盛張樂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
連數醖方畢或謂之柘枝顛然則豪侈是萊公本

色安乎其不終也邵伯溫乃言公居家儉樂所臥
青帷二十年不易且云得於公之甥王丞相所作
公墓誌予謂諛墓語似不足據

陳堯咨

列傳二十七

傳中堯咨善射知荆南時母馮問之云云按湘山
野錄真宗欲擇臣僚伴契丹使射意在康肅上謂
晏元獻曰陳某若可換武當授以節度卿可語之
晏以語康肅時太夫人在堂性嚴毅康肅遂曰當
白老母不敢自擅既白太夫人命杖撻之曰女策
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爲名臣女欲叨竊厚祿
貽羞於閭閻可乎因而無報蓋盛世閨房之中猶
知右文如此

王欽若

列傳三十二

傳末敘欽若嘗遇裴晉公事按孫公談圃夏竦父
爲侍禁時竦尚幼有道士乞爲養子父弗許道士
曰是兒有僊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憐墮落了愚
謂二人儉險必無成僊之理此皆其門生故吏影
響附會如唐小說所紀李林甫盧杞皆然傳不當
載

丁謂

沂公筆錄晉公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也言者心聲謂本傾邪小人平生不知忠孝爲何事忠臣孝子爲何人故宐有此無忌憚語世所傳晉公談錄乃出於丁氏門客之手中閒多述謂之美事此則緣飾無疑耳

馮拯

國老談苑拯姬媵頗盛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絡自持爲遺或未允所售出入懷之有及三四夕者斯其鄙妄可知顧臨歿時猶欲以儉紮欺人主用

心如此無怪乎爲馬知節所薄也又太祖嘗令內夫人問范質疾質家器皿不具內夫人奏知卽令翰林司送果子牀酒器十副以賜之因謂質曰卿何自苦如此質奏曰臣向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足也猥蒙厚賜頗涉近名云云斯則去拯遠甚可謂賢宰相矣

李迪

列傳三十四

聞見錄真宗不豫迪與宰相宿內殿八大王元儼以問疾畱禁中不宥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

益貯熱水曰王所須也迺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
黑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上馬去如此則元儼有
覬覦天位之意仁宗得立皆迺功也及考道山清
話御藥李從吉者自言文定族人仁宗既卽位從
吉使其徒以文定攪水事言於上上曰安有是事
若八大王見孟中黑水傻不會根究翰林司且渲
筆在熱水中也則甚計策當時卻是孃孃畱在禁
中明日卽去直無是事云云仁宗語最英明當屬
從吉妄傳邵氏所載非實錄

程琳

列傳三十七

傳末言琳獻武后臨朝圖以媚章獻按聞見錄亦
載此事但爲武后七廟圖又諱琳姓名止稱某公
且言某公死某受潤筆帛五千端作碑誌極其稱
贊天下無復有知其事者矣蓋指歐陽公也六一
居士集有程公神道碑文又有誌銘又梁溪漫志
云凡碑誌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孫之請揚善揜
惡理亦宐然至於是是非非則自有公論歐陽公
一世正人而謂受帛五千端人不信也竊謂歐陽
公旣不得已作碑文則誌銘雖不作亦可

杜衍

列傳三十九

石林燕語公本遺腹子其母後改適河陽人公爲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陽依其母傭書濟源其事頗與范文正相類及考歐陽公所作誌銘則言公家故饒財諸父分產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然則燕語所載非實錄

范純仁

列傳四十二下

歐陽公濮議文字最佳獨所援漢魏五君則非是堯夫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此不易之論也公乃概指異議者爲小人又爲之作憎蟲詩亦稍褊矣

玉照新志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自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自安厚甫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以爲巖厥渠魁脅從罔治忠宣太息曰吾輩將不免矣按此舉實爲多事其後蔡元長當國立元祐黨碑牽連者逾此十倍嗟乎士大夫無論君子小人苟一旦失足朋黨則往往圖快目前而不思國家異日之禍彼此操戈相尋不已遂致蹙社稷而覆之是蓋古今一轍也

龜氏客語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精

選其後泛濫人以得與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然則朝廷賞罰與士大夫議論趨向相反國家安得不亾

狄青

列傳四十五

傳中武襄討儂智高兵次賓州斬逃將陳曉曉本名曙蓋避英宗廟諱也按東坡集有一札柬廣西憲云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辜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或同一削乞載祀與然則武襄何故誅之意是時軍政廢弛特俗曙以威衆耳

高若訥

列傳四十六

歐陽公與高司諫書其辭太訐謫後東尹師魯曰五六十年来沈默畏慎者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不知此事古人日有也然吾輩亦當絕口不及前事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蓋此時猶似有自喜意晚年編居士集刪去與高書殆亦淡悔之邪文潞公作文莊墓碑乃云迭居諫憲當職論事不煩細激訐以邀虛名蓋刺文正與文忠輩耳

尹師魯

列傳四十七

歐陽公誌尹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又曰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其推重如此按湘山野錄錢思公鎮洛州一驛館命僚屬各作一文文成謝希深與歐公皆五伯字內外惟師魯止用三伯八十餘字語簡事備典重有法歐公媿服遂載酒就之通夕講論師魯曰大抵文字忌格弱字冗諸君文格雖高少不至者此耳歐公奮然持此說別作一記更減師魯文廿字而尤完粹師魯謂人曰歐九真一日千里也然則異時誌墓之言良爲此耳

陳執中

列傳四十九

石林燕語恭公初相張安道爲學士仁宗召至幄殿面諭曰善草麻辭無使外人有言蓋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載其請建儲之事云納忠先帝有功朕躬上覽稱善然則執中匪人仁宗非不知之所以始終被眷者止爲建儲一節耳

傳末執中子世儒與其妻李謀殺生母張事最慘酷然考聞見錄大理丞賈種民乃黃中之孫爲蔡確所引鍛鍊世儒夫婦獄至極典天下冤之又以確風旨就呂公著府第呼公之子希純及老嫗立庭下問世儒妻請求事以枷捶脅之希純等不承

竟無以臯神宗知之怒其陵辱執政特命衝替又
揮塵錄確父黃裳任陳州錄事參軍陳恭公為郡
守以其老廢去之黃裳臨終戒其二子確碩必報
陳氏確登政路會世儒坐獄神宗云執中止一子
畱以存祭祀如何確云五刑之贖三千臯莫大於
不孝遂不免如此則此獄尚未可為定案也馬端
臨言宗室世居之獄則呂惠卿欲文致李士寧以
傾王安石陳世儒之獄則賈種民欲文致世儒妻
母呂以傾呂公著蓋詔獄之興莫盛於熙寧元豐
間枋國者之意各有所主而史氏不察亦何以誅

奸雄於既死哉

卷六十一目錄

東都事略

列傳

韓琦
蔡襄
王安石
王韶
司馬光
孫覺

東都事略跋卷上終

康熙乙卯春三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東都事略跋卷中

東都事略跋卷中

東都事略跋卷中

以存祭祀如何確云五刑之贖

不孝遂不免如此則此獄尚未可為定案也馬端

語言宗室世所之獄則治思惟又致令士寧以

於熙寧元豐

察亦何以誅

後繼效類及籍

鈍翁前後類彙卷六十目錄

東都事略跋卷中

列傳三十二則

文彥博

韓琦

蔡襄二

王安石二

王韶

司馬光二

孫覺

章惇

蔡攸

种師道

富弼

歐陽修

劉敞

蔡確二

王廣淵二

蘇軾四

孔文仲

蔡京二

張商英三

何處二

鈍翁前後類彙卷六十目錄終

東都事略跋卷中

外彙十

文彥博

列傳五十

容齋四筆潞公致仕時年七十八歲後哲宗初太
 皇太后用司馬公公乞名潞公后宣諭彥博名位
 已重又得人心天子幼冲恐有震主之威且輔相
 中無處安排司馬公不敢復言及拜左僕射乃再
 上奏詔不許范忠宣亦勸名致會韓縝去國后始
 欲除潞公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司馬公不敢居公
 上乞讓左僕射又不許既赴闕劉摯朱光庭王覲
 俱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乞命

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始下制如公言潞公此命可謂鄭重費力然居位越五年得歸竟坐此貶紹聖之貶蓋當時廟堂之議俱不欲潞公復出然則公之出也是亦不可以已乎予謂公本功名士不免昧止足之戒率之以身殉國蓋忠雖有餘而蹈道則未也惜哉

富弼

列傳五十一

按韓忠獻欲立濮邸與仁宗定議殿上是時富公雖在相位然不與聞也以是兩公末路遂有隙又聞見錄富公晚年淡居託疾謝客嘗患氣痞康節

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佗人做了鬱鬱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據此則公之不與定策明矣傳中王同老之謫意在朝必有不悅忠獻者陰主其說故其謫得行後來忠獻門人如王巖客賈易輩紛紛不平而易遂於宣仁簾前面劾潞公且乞改正舊史同時韓氏有辨欺錄潞公又有私記彼此互相排詆其是非未易定也今合觀諸傳恰似左袒文富者

韓琦

列傳五十二

忠獻遺事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是

時允弼最尊屬心繫不平公獨先名允弼稱先帝
晏駕皇子卽位大王宐賀允弼問皇子爲誰曰某
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
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
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皆至遂賀
按本紀嘉祐七年八月策英宗爲太子已入居慶
寧宮矣八年三月仁宗始崩允弼安得爲此誕語
恐不足信

歐陽修

列傳五十五

避暑錄話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佗士大夫

家問公之子棐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
禁也然則本論之作固託諸空言邪石林謂文忠
初未有闢佛意而石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
蓋同出於韓退之又謂公旣登政路法當得墳寺
極難之久不敢請已乃乞爲道宮以道宮守墳墓
惟公一人予謂公若崇正庠邪自應上一劄子乞
盡毀諸宰執家先所賜墳寺庶幾不媿昌黎至於
老之與釋相距幾何而顧以彼易此恐難以語信
道之篤者矣

蔡襄

列傳五十八

君謨之廣知杭州也按玉照新志君謨守泉南日
晉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臧罪坐廢拱
之兄望之訟冤謨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爲皇太子
疏刊版印售於檀籃中人得之遂干乙覽此風聞
所自來也得韓魏公歐陽公力爲辨始稍解然文
忠奏事錄中述此極詳獨不及望之事望之縈有
文名又文忠門下客或爲之諱耳
又聞見錄光獻臨崩以一函授神宗曰俟吾死開
之惟不可以此臯人及開函皆是仁宗欲立英宗
時臣僚異議文字及考歐陽公奏事錄慈壽坐簾
爲中書言執政數人不顧家族以定社稷而小人
幾壞大事又云近臣文字只在先帝臥牀頭近日
已於燒錢鑪內焚之矣如此則不應神宗時尚存
此函但當時沮立濮邸者固自不乏如王荊公卽
其一也

劉敞

列傳五十九

郭后祔廟之議以原父力爭而止傳中不載此議
全文卽歐陽公所作誌銘亦爾似皆左袒原父者
予以爲不然原父言古者不二適夫所謂二適乃
是以賤犯貴以妾竝后之屬此可施之溫成而不

可以議瑤萼瑤萼固嘗正位中宮不當以妾例擬之也又言放妻不可復合瑤萼無辜被廢況已蒙矣豈得云放妻復合邪原父搢辭亦太不倫矣當時惟禮官張洞嘗與原父辨洞字仲通祥符人鼂無咎作洞傳詳述此事蓋亦不以原父爲然也區區守春秋之義而不能將順人主之美且教之遂非文過雖通經如原父吾無取焉

王安石

列傳六十二

明道襟志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爲名旣行韓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使者不

擾郡縣否無幾皆罷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察訪小至興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相望於道公嘗言讀大小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是皇皇者萼君遣使臣故遣使爲先務予謂詔使所至未有不騷動公私者荆公不善讀周禮乃亦不善讀小雅邪蘇文忠公曰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亦何說而不可殆爲荆公發耳蔡條鐵圍山叢談王舒公熙寧末語條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孰可繼吾執國枋者舉手屈指曰獨兒子也蓋謂元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

一指卽曰賢兄何如謂魯公又下一指沉吟久之始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曰無矣當神宗之世賢士大夫森列介甫與論議不合舉皆訕爲俗儒而平居所推爲才者乃在子弟私暱率之二蔡秉國遂階喪亾孰謂介甫非首禍者新法且勿論也

蔡確

列傳六十三

確車蓋亭詩一案朝論忿爭凡理確者皆坐確黨免黜劉器之至謂確包藏禍心睥睨兩宮按揮塵錄吳處厚始諂事確後以推治舒亶獄爲確所怒

確旣守安州處厚知漢陽兩人益交惡會漢陽吏至安州確問處厚近況吏誦其秋興亭詩確笑曰猶亂道如此吏歸以告處厚怒曰我文章蔡確乃敢譏笑耶會安州有舉子販米至漢陽規免和糴乃謁縣令陳當且言離鄉里時蔡丞相作車蓋亭詩十章舟中有本歸舟以詩送之處厚得詩於當遂箋注上之謂其子柔嘉曰二十年溪鱸今報之矣其子問知其詳泣曰此非人所爲大人何以自立於世處厚悔悟遣健步贖給緡錢追之則文書已投矣然則處厚與確不過語言責望遂造大獄

確之爲人固死有餘皐然告訐一倡率此搢紳之禍可歎也

朱或可談蔡詩有睡起莞然成獨笑句處厚注云未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又或父帥廣崇寧元年正月游蒲澗見游人簪鳳尾萼因作口號中一聯孤臣正泣龍須草游子空簪鳳尾萼蓋以被遇先朝自傷流落監司指此句爲皐誣注云契勘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讒口可畏如此旣不得笑又不得哭以是知車蓋亭一案器之輩疾惡未能免乎已甚矣

王韶

列傳六十五

傳末韶子案以左道誅按揮塵錄案年少輕財好客客多歸之以事免官其客冀案復用會林靈紫得牽揚言案有術可致天神出靈紫上蓋此客能請紫姑作詩辭案固不能也亦不知客有此語案對人嘗席靈紫妖妄適與前客語合靈紫聞之怒謗於上上令捕案與客下開封開封尹盛章方與工部尚書劉昞爭寵因言案辭語連昞遣吏卽訊擣架上書得著述草藁有和案詩未成者云白水之年大道盛埽除荆棘奉高真章箋釋以進云白

水謂來年庚子舉事昞以案爲高真不知以何人爲荆棘遂坐案與客極刑昞竄海外昞視案蓋中表也然則案死實冤非真左道如吳侔兄弟輩比耳又畫繼有周純者成都人游京師以畫知名與案相親盛章嘗謂曰子能爲我圖梅作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之意乎純曰此臨川詩須公自有此句我始爲之章恨甚案敗純遂編管惠州蓋章之恃寵恣橫如此則案之冤可不辨而知矣

王廣淵

列傳六十八

傳中司馬光極論廣淵姦邪不可近按聞見錄廣淵以濮邸舊僚進待制貧不能辦儀物韓魏公爲言之英宗曰無名以賜不可後數日有旨令廣淵書無逸篇於御屏賜白金百兩然考廣淵未嘗爲東宮及濮邸官言舊僚者誤也彼方受魏公之知而溫公顧力詆之蓋當時臺諫議論與宰執相左其執大概如此

又按傳家集有論廣淵劄子謂廣淵在陛下藩邸時因時君卿以文章筆札私有贄獻澁自結納故有今日之命云云然則廣淵未嘗爲濮邸僚屬據此可見

司馬光

列傳七十

渭南集熙寧初朝士集於相藍之燒院俄王元澤後至時荆公方有名命衆人問舍人不堅辭否元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固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十鄰又靖康小錄司馬朴使金營賊問其姓朴云司馬氏賊云得非司馬相公之後乎且曰使相公在朝我亦不敢至城下因欲立朴云云嗟嗟執拗如王介甫兇燄如金人乃能感服其心如此此子瞻所謂誠也

元城語錄言金陵事因言當時臺諫皆金陵黨遂醜造一件大事點污老先生如霍光事神宗謂金陵曰前日言章大無謂司馬某豈有此事金陵請事目神宗曰置之讒言不足道也故老先生以端明爲崇福退居於洛十五六年按此何等大事神宗不惑於讒其君德可謂盛矣而傳中不載東坡於碑誌中亦絕無一語及之爲金陵諱邪抑竊畏其黨邪

蘇軾

鼂子止東坡祠堂記極辨少公所作墓誌多非實

錄中間如公擢起居舍人爲蔡確所引又公力讓
林希又與溫公論役法不合乞外補溫公始怒有
逐公意之類是也少公晚年畏禍杜門不復見客
宐其文有與辭然何至顛倒是非乃爾又捫蝨新
話亦云誌中載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說又所載
山光寺詩聞好語之句亦與東坡辨題詩劄子不
同

東坡荅舒煥書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天之生
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
生斯人也又秦少游荅傅彬老柬蘇氏之道最深

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
遠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麤者黃山谷亦云
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
則傲也蓋當時推重兩公如此近世文士僅解握
管僂謂能學歐蘇且有從而指摘之者亦多見其
不知量矣

李元綱厚德錄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時子瞻
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涕泣曰人家
各有子孫董感悟但遣一小使臣逐子瞻出客舍
然則子瞻得免於死卒也世人皆欲殺何意乃有

賢如彭者惜乎知其人者少矣
文忠在杭奏開西湖以溉田又議開石門湖以避
浮山之險其他一應擘畫所以惠杭人者至矣嗣
後南渡百餘年定都於此上下陰受其福宋之名
臣自應首推而理學大儒顧獨指摘其學術至謂
其徒秦觀李廌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使其得志
未必不身為蔡京得毋逆億太甚邪若秦李可以
累文忠則邢恕賈易之徒亦足累二程先生矣袒
分左右此後學所不能無疑也且秦李不猶賢於
邢恕乎

孫覺

列傳七十五

談圃莘老在福州民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
出錢五伯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女輩何以
施錢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
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
鎖之苦得福不更多乎富人諾之即日輸錢囹圄
遂空噉乎後之仕宦者既不能行莘老此術而又
喜崇飾塔廟以爲一方倡取諸家貲乎抑取諸民
膏乎返而思之徒增惡業耳何福之有

孔文仲

列傳七十七

呂申公家傳孔經父以伉直稱然蠢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嘔血死朱仲晦據此遂謂子瞻嗾經父劾伊川及考剽器之盡言集論歐陽棐凡九劄子力言棐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孫朴文結呂范子弟搢紳號爲五鬼又言頤則先以臯去語最激切按器之受學溫公不入蜀黨豈亦子瞻所能嗾耶伊川卽申公門下士家傳恐未可盡據又子瞻乞郡劄子言頤教誘孔文仲令其以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聞見後錄亦載伊川欲令經父助賈易以彈呂陶云云

章惇

列傳七十八

惇出邵康節之門邢恕出程明道之門童貫自謂韓魏公遺腹梁師成自謂蘇文忠出子然則門人子姓敗類如此大是諸賢之恥也惇蚤歲爲康節門下士見邵氏聞見後錄

蔡京

列傳八十四

傳末燕山之役攸實在行而京送之以詩戒其啓釁冀不成得以自釋云云考北征紀實京送詩云老慣人閒不解愁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修途好少休目送旌旂如昨寢身非惟

幄若爲籌緇衣堂下清風滿好好歸來醉一甌徐
達上聽讀之乃曰好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庚
谿詩話亦載此予謂蔡氏父子分立門戶攸之宣
撫或不出京意揮塵錄亦言徽宗有意北征蔡元
長鄭達夫不以爲然惟王黼蔡攸贊成之
京旣死門人呂姓者爲作誌銘有云天寶之末姚
宋何臯文人下筆乃無恥喪心如此雖曲爲粉飾
何益於京京之名在天下東坡所謂胆蠅棄穢也
正可與李林甫配耳

蔡攸

靖康傳信錄金人敗盟予夜過吳敏家曰事急矣
非傳位東宮使招徠豪傑何以克濟敏曰監國可
乎予曰不可唐肅宗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
憺之敏翼日求對具道所以且言李某之論蓋與
臣同有旨召赴都堂遂上劄子云云而內禪始決
與此傳絕異按陳少陽登聞檢院第三疏言傳位
事止云贊勳之力吳敏有焉竝無一辭及忠定後
一月又爲忠定伏闕亦不及此事又按靖康元年
九月九日安置吳敏手詔略云蔡攸自知臯惡不
免引敏爲給事中宣制入玉華閣閣乃禁中澹密

之地非外臣所得至攸意欲畱腹心之人伺察動靜且入玉藝閣之日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攸詐傳敏有定策功其姦僞締構如此然則敏之贊勳亦未爲的也蓋適逢其會耳善乎富韓公之言曰此輩何功可書

張商英

列傳八十五

程史謂商英罷右丞專坐嘉禾頌而指事略爲誤其實不然蓋商英旣劾蔡京御史臺承京風旨特偕此頌爲名耳又言頌中儼司馬文正於周公亦非也按頌作於元祐二年十月商英爲轉運使是

時文正歿已逾年矣文忠烈呂正獻當國宐以事略之言爲正

傳末商英學浮屠法云云按避暑錄話天覺受法兜率悅歷詆江西諸老宿後天覺浸顯諸老宿略已盡後來庸流傳南學者乃復推天覺稱相公禪近歲遂有爲長老開堂承嗣天覺者前此未有執利之移人此曹亦然也又子瞻有言曰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生萬人兆黨錮之冤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洵洵都邑安得而不敗云云今之爲浮屠者分門戶附要津視前宋時尤

甚衣拂記劓了不足重輕噫吾立見其敗矣
春渚紀聞謂天覺爲李長者後身始以其佞佛故
耳使此事果不誣則長者不免墮落矣

种師道

列傳九十

姚平仲之敗也按靖康傳信錄予時以疾給假夜
半上遣中使降親筆命予應援予具劄子辭以疾
且非繫約兵不豫備須臾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
得已力疾令將士詰旦出勒兵班荆館天駟監分
命諸將戰於幕天陂斬獲甚衆是夜宿城外而平
仲前一夕劫砦所折千餘人又辭知樞密劄子其

說略同如此則伯紀似不與劫寨之謀矣然是時
伯紀方主兵枋按玉照新志伯紀以爲功在頃刻
令行營司屬官方允迪爲露布有云臣分兵以解
范瓊之圍遣騎以助平仲之進疾如破竹順若建
瓴日逐溫禺已示染鍰釁鼓之狀單于行說將羅
繫頸答背之刑云云佗如靖康小雅秀水閑居錄
皆言平仲爲伯紀所遣又陳少陽伏闕書亦言臣
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少陽乃主伯紀
者亦未敢曲爲之諱也然則二月初一日之敗伯
紀固不得辭其責旣不待臯而又紛紛自解得毋

反爲白時中李邦彥所笑乎又按伯紀乞免策應
劄子有云近者福寧殿議用兵事期以二月六日
云云然則平仲之舉殆蚤五日耳似不可謂全不
與也又乞外任宮觀第五劄子論耿南仲有云平
仲繫受宣撫司節制在臣行營司安得而與縱使
與聞止緣國事豈有佗故而南仲舉以爲臯何也
此劄似得其實矣

何臬

列傳九十一

子瞻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此文士
從空發論耳非必能逆料事機也而臬遂據此以

贊欽宗不知效死者正也出卒者權也种師道老
將知兵及考北盟會編其遺奏有云青滄衛濟旣
不宿兵無藩籬之助欲乞大駕幸長安以避其鋒
云云又張叔夜亦請駐蹕襄陽然靖康君臣不知
行權訖於戰守和三者皆無成局而兩宮遂致北
狩殆子瞻一論誤之邪胡文定公曰避寇而徙都
未有能復振者周自豐鎬徙於東洛而不振魏自
安邑徙於大梁而不振楚自渚宮徙於陳蔡而不
振劉嗣自咸陽徙於上邽而不振赫連定自統萬
徙於北地而不振李璟自秣陵徙於豫章而不振

故中夏建都必與俱存而不動此亦子瞻遺意也
宣和錄金人索降表使者齎草示粘罕往返數四
皆不中其文必要四六屬對孫覲與吳玠相推遜
上促之曰事已至此勿計空言於是覲玠與桌共
成之有云旣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上覽訖
謂覲曰對偶甚切非卿平日嫻習安能及此旣而
粘罕抹去大金二字止稱皇帝又抹去大宋皇帝
四字又命改易中間數語上悉從之嗟乎和者敵
國之辭也旣請降矣生之惟命殺之惟命奴隸而
臣妾之亦惟命尚何和議之有貳而討之服而舍
之此春秋伯主之事豈可望諸粘罕幹離不之徒
而桌猶自謂折衝有術唱歌喫酒不亦愚乎或謂
金人佗日變計欲立異姓予以爲非變計也是固
其本謀也金人雖狡適足形宋人之愚而已

東都事略跋卷中終

同里風

康熙乙卯春三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其本集也金人雖好圖呈亦宋人之愚而已
金人於日變指殆立異故予以為非變指也其固
而與餘自謂世道有漸即得與而不亦愚乎短
之也春秋前主之事豈可聖者哉罕韓竊不之封

鈍翁前後類彙卷六十一目錄

東都事略跋卷下

忠義傳一則

李若水

儒學傳八則

李之才
李觀

孫復
程頤四

文藝傳十二則

石延年
黃庭堅二
李之儀
周邦彥
蘇元老

蘇舜欽
陳師道二
李公麟二
唐庚

卓行傳一則

陳烈

隱逸傳一則

常秩

宦者傳三則

童貫二

梁師成

僭偽傳二則

張邦昌二

附錄一則

吐蕃

鈍翁前後類彙卷六十一 目錄終

類彙卷六十一 目錄

除命錄後漢書卷六十一 目錄

東都事略跋卷下

外彙十一

李若水

忠義傳九十三

傳中若水初名若冰欽宗改賜今名按北盟會編上初見公名曰若冰猶言弱兵也兵不可弱故改之又按隆平集太祖嘗問樊若冰名出何典記對曰臣慕唐倪若冰故名焉上笑曰可改名知古蓋惡其聲近弱兵云與此絕相類

李之才

儒學傳九十六

賈耳集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又以河圖洛書傳許堅堅傳

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又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二程與此傳稍異然錄中所述原流亦未甚分曉豈太極圖與河圖洛書或皆出自希夸邪如此則宋世理學諸儒悉當以搏與种放穆修爲宗其有功聖道不小後儒極力推重周程絕不滂其由來何也

按朱子太極通書後序二篇前篇云此圖決非种穆所及後篇自注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云云蓋非不知其由來特諱其出於陳种耳困學紀聞譙天授之學得於蜀曩氏种不必諱也

孫復

聞見錄張堯封從明復學於南京其女子常執事左右堯封死入禁中爲貴妃寵遇第一數遣使致禮於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此視獻定州紅磁器及鐙籠錦者賢否何如傳中不宐逸去

李觀

儒學傳九十七

按歐陽公盛時諸文士皆出其門又善范文正文

類彙卷六十一
正最推服泰伯而歐陽公從無一語及之全集中
止有與李觀賢良一柬亦寒暄常語耳頗不解其
故獨朱仲晦有云老蘇父子自戰國策來皆從小
處起議論故歐陽公喜之李不輒帖不爲所喜理
或然也然予愛泰伯文簡質猶有唐人遺風自曾
蘇各闢門徑而文體始大變矣竊嘗謂曾蘇之文
非古文如泰伯退居類稟溫公傳家集拙多於巧
樸勝於華乃古文也

程頤

王公繫年錄三省進呈伊川服除欲與館職判檢

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又道山清話哲宗
御講筵手折一柏枝伊川爲講官奏曰方春萬物
發生不可非時折毀哲宗急擗於地終講不樂宣
仁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元城語錄亦云老先生聞
之不悅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
等人也又清話伊川在講筵阻名江西僧元某罷
講卽遺書兩省諫垣謂豈可坐視不救於是稱病
太皇夜遣使傳旨云皇帝旣伏不是說書且看先
朝面明日蚤參旣出又明日講畢上曰前日所名
僧已令更不施行越數日講次又陳奏梁武帝事

且請觀武帝紀又欲撫要上之上曰想是如此卿必不妄言云云據此則伊川去國殆屬自取大人格君心之非未必爾也按范太史家傳奏救伊川略謂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而言者謂頤大姦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皆非實也此奏似最持平後來朱仲晦專咎子瞻極口指摘得毋太褊邪張端義曰君子不黨如伊川見道之明未能免焉

伊川年譜注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兩省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某言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了卻往弔喪坐客難之曰卽不言歌則不哭弔喪於禮無害蘇某遂以鄙語戲程某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自此始竊謂哭則不歌蓋爲餘哀未忘也歌則不哭其指安在以此詮釋聖傳謬誤良多伊川失言宐慚謝坐客之不暇何怨之有平心考之伊川涵養似不及明道邇來諸學者或優伊川而劣明道非篤論也陳氏樂書謂弔日不樂斯須之喪也忌日不樂終身之喪也可謂善讀論語及禮記者矣

按東坡集杭州召還乞郡狀臣繫疾程頤之姦云云子瞻於是失言矣然吾謂使孔孟若在必有所以大服子瞻之心不當徒用議論相攻擊也賈易出伊川之門乃指摘山光寺絕句以爲訕謗欲陷子瞻於惡逆則近乎險矣賢者報復固應爾邪子瞻之論曰君子小人襍居而未決爲君子計者莫若淡交而無爲苟不能淡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其論非不善也然而當此之時諸君子各以其類自分爲黨日夜忿爭詬鬪以君子攻君子而不知章惇蔡京之徒已睥睨其後也卒

之小人復用而洛蜀朔三者皆盡矣豈不憮哉

又賈易劾子瞻法外刺配顏吳兩男乞放令自便按子瞻在杭已經上奏自劾奉旨放臯久矣易毛舉細過至此老學菴筆記顏吳者放後豪猾益甚以藥塗鹽鈔而用旣毀抹賂主者浸洗之藥盡而鈔不傷佗不法尤衆有司稍按治輒曰某官乃元祐姦黨蘇某親舊觀望害我公形狀牒雖監司郡守得其牒亦畏縮解縱乃去然則易之劾子瞻公邪私邪左袒姦民排沮士大夫亦可歎也

石延年

文藝傳九十八

曼卿墓表歐陽公謨蘇子美書邵餽篆額按湘山
壘錄歐陽公屬僧祕演曰此文鐫石訖且未得打
忽一日於定力院見此刻問寺僧曰何從得之僧
曰五百文買得歐怒回詬演曰吾之文反與庸人
半千鬻之何無識之甚演滑稽徐語公曰學士豈
不記作省元時邪庸人競摹新賦叫於通衢云兩
文錢來買歐陽修省元賦今一碑五百價已多矣
歐解頤因又語曰吾友曼卿不辜蚤世固欲得君
之文張其名與日星相磨而又窮民售之頗濟其
乏豈非利乎此一事殊可笑附錄於此蓋曼卿與

祕演最善公作祕演詩集序亦引曼卿云云

蘇舜欽

奏邸之獄蓋欲以傾杜祁公永叔誌所謂意不在
子美也按揮塵錄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之
甥文亦奇欲與此會而子美以其任子拒之致興
大獄梅聖俞詩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指此然
則士大夫以飲食言語細故賈禍其酷如此又珊
瑚鉤詩話子美謂人曰食中無饅羅畢夾坐上安
得有國舍虞比斯言蓋卽爲李發絕人已甚殆亦
好名之累也

黃庭堅

文藝傳九十九

黃不及蘇遠甚傳末言獨江西君子以配蘇謂之蘇黃蓋微辭也按聞見錄魯直晚年縣東坡像於室中蚤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聲名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其推重東坡如此然又考魯直除起居舍人子由不悅會後省封還辭頭命遂格不行或言魯直後自欲名家以此相失周竹坡曰紫薇舍人立江西宗派圖而雲門臨濟分矣

又劉後邨云李翱張籍皇甫湜皆韓門弟子翱妻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有抗衡之意湜作墓碑云公疾諭湜曰死能令我躬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屬退之乃賴湜而傳邪近世推黃配蘇亦類此劉說與愚意最合

陳師道

石林燕語蘇子瞻稱師道詩有云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工噫不愛可爾何至以爲可惡此子瞻有激之言也後來陸務觀最喜此語嘗作

七律有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又云身游與世相忘地詩到令人不愛時豈有意用之邪抑偶合也

後山學文於南豐學詩於山谷有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顧獨不以師道事魯直何也及考後山詩話言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又言詩欲其好則不能好介甫以工子瞻以新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無不好也又言魯直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耳似此凡數段得毋

猶未滿魯直詩邪

李之儀

聞見錄范忠宣口占遺表凡八事命之儀次第之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爲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搥楚甚苦二人欲誣服獨傳宣中使不服曰舊制凡傳宣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已而驗之皆如所言又下潁昌府取正平所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此傳言

坐黨籍廢黜非也又之儀趙郡人揮塵後錄言赦後復官因卜居當塗與郭功父相輕云云傳言姑熟人者亦非

李公麟

公麟僅以畫知名似不應入文藝傳按聞見後錄鼯以道言東坡盛時公麟至爲畫家廟像後東坡南遷公麟在京師遇蘇氏兩院子弟於途以扇障面不一揖故以道鄙之盡弃平日所有公麟畫於人然則公麟乃小了織人不足取也

避暑錄話宣和閒伯時畫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
二紙取美官者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數十篇耳又畫譜伯時嘗歎曰吾爲畫如騷人賦詩吟咏情性而已柰何世人不察徒欲供翫好邪蓋古人用意如此近世藝術者流不過以書畫乞食其距古人甚遠而往往高自標置可謂廉恥道喪矣

周邦彥

宣和閒美成輩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鬲犯玲瓏四犯張端義以爲犯者侵犯之象此二帝北狩讖也又云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卽美成一李士美

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云云又幼老春秋士美每以鄙俚之句綴成小辭喧傳里巷嘗自言賞盡天下等踢盡天下毬做盡天下官而都人亦呼爲浪子宰相嗟乎國事方急而欲仗此等人物以求康濟亦無以異於兒戲矣閭媼子奢莫之媒也媼母刁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其徽欽之謂也

唐庚

子西父病篤母史氏祈以身代己而母死父生見周益公平園集此事甚奇宐附入此傳按子西屬文本宗蘇氏不卒受知於張天覺竟爲所累劉後邨有詩云無盡頗從橫晚方攻蔡京猶稱賢宰相應爲客先生蓋解嘲之言也

蘇元老

傳中元老罷爲宮祠歎曰吾以家世學術坐累豈不榮哉語雖怨望似猶有忻幸意及考揮塵錄謝表有云念咎黨人偶同高祖以此士大夫少之與傳異

陳烈

卓行傳一伯

李泰伯退居類橐有詩所謂一聲檀版僂驚飛卽

指烈言也溫公傳家集論陳烈劄子備言福建路提刑王陶奏烈貪污險詐行無纖完乞追奪前後所受恩命云云因欲再行體量蓋溫公之意止是爲國家愛惜大體非姑息烈與薦舉者也烈詐僞沽名本不足取傳中已有微辭其得謂之卓行乎似與常夸甫入隱逸俱應刪去

常秩

隱逸傳一伯一

石林詩話秩居汝陰嘉祐治平間屢召不至雖歐陽公亦推重之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是也荆公當國力致之登朝聲譽大減一

日大雪趨朝時秩已衰寒甚不可忍乃舉歐公詩自戲曰凍殺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按秩嗜進無恥不應入隱逸傳荆公嘗表其墓云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荆公阿私所好一至是耶

童貫

宦者傳一伯四

當道君之世姦佞竊國士大夫苟彊項孤立者必不復登其朝在朝亦必以不合見黜其一時相率

旅進者類皆簡賢附執無廉恥之徒也然如楊時則蔡京客李綱則蔡攸客梅執禮則王黼客劉韜則又童貫之客蓋其始進俱不以正所賴文章氣節稍自表見且有殺身以成仁者故一時物論亦遂從而原之不然與其它僉小何以異哉
呂吉甫之文本經術蔡元長之書善大字童貫之畫工窠石率爲當時所稱然不轉瞬而弃之與涕唾無異如蘇黃之流皆罹黨禁而寸縑尺幅流傳後世收藏者不啻寶玉大弓洵乎一材一藝必挾名節道義以爲重耳

梁師成

蔡攸傳道君親書傳位東宮四字授攸攸以屬吳敏李綱共成之又此傳鄆王謀奪適師成嘗保護太子蓋傾東宮者王黼童貫也然陳少陽三上欽宗書乃言攸沮遏尤力又言比年都城婦女衣服首飾往往飾韻字甚至幣帛亦織成此字皆師成倡之爲鄆王之讖以撼國本而獨謂吳敏有贊勸之力恐其說未盡然按輿耳錄內禪之前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事靠要做佗功勞又李熙靖傳道君告熙靖曰內禪出我至

誠使我無此意人言之且滅族其誰敢哉又奉迎錄道君問李綱擄夾城事且曰內禪之事久已定但人不知偶緣金人犯闕事成倉卒爾然則外論紛紛類皆出於揣摩非道君意也而敏與綱遂僭此驟用矣或謂兩人以奇策取執政然邪否邪

張邦昌

僭偽傳一伯五

孫覲鴻慶集莫儔墓誌銘極言邦昌日詣延和殿後駕玉軒會議俟歸師渡河請昭慈太后御簾訪大元帥勸進外庭無知者又述儔之論曰口人始議置署路允迪不從粘罕詬怒拘畱軍中會父老

以邦昌爲請允迪得縱去邦昌旣誅死而允迪空見褒顯以王黼客不錄邦昌用呂好問爲門下侍郎同時共政者皆坐僞命席嶺外而好問以蔡攸客本中之父更進右丞百官合二狀詣軍前乞復立趙氏御史臺秦檜爲首尙書省梅執禮爲首後檜論功頌言於朝位宰相執禮雖死空蒙褒贈亦以黼客置不問以爲功功同有不賞者以爲臯臯同有不罰者其筆墨怨望如此蓋覲亦污僞楚官故爲邦昌與儔解釋也予謂如儔與吳元王時雍徐秉哲范瓊輩皆應詳列始末附僭偽傳之後金

佗粹編呂惠卿之誤國莫儔之附□其人皆不待
言而覲序惠卿則謂魁名碩實爲世大儒而自願
託名其文誌儔則惜其投閑置散老死不用而廟
堂爲非是噫此文人所以不足信也

靖康遺錄邦昌初遣人迎孟后入宮其策云尙念
宋氏之始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卽位迎周太
后入西宮故事此邦昌逆迹明徵也又趙子崧劄
子邦昌旣僭僞號胡思獻赦文云無湯武之征誅
有堯舜之揖讓讓字直用濮安懿王諱邦昌以爲
不可思曰如今受理會甚濮安懿王顏博文則曰

雖欲避堯之子其如畏天之威此僞楚臣僚指席
明徵也又北盟會編先是三月二十三日奉面旨
文武權筮事人令尙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
官法時諸公皆欲作眞兩府繡鞍重蓋喝門下中
書省樞密者盈道及初八九閒事體一變乞免正
官帶舊職兼權於是徹繖去鞍呼從稍減人皆笑
之然則一時小人無不揚揚意得者一旦反正奉
而免於歐刀乃敢爲怨望之辭以相塗飾欺人欺
天何益之有

吐蕃

附錄七

按蘇文忠公論鬼章劄子謂阿里骨挾其妻契丹公主弒董毡二妻心牟氏董毡死匿喪不發逾年乃詐稱嗣子偽作鬼章溫谿心等奏請云云與傳中絕異蓋外夸事迹俱出風聞故彼此不免參差大約阿里骨以殘虐失衆心鬼章乃其謀主既禽鬼章則阿里骨不復能寇邊矣

東都事略跋卷下終

康熙乙卯夏又五月

同里周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序

予撰先生全集考異蓋以崑山本爲之主而悉附佗本異同於其下至於先生之詩惟崑山本刻入外集新本刻入別集而復古堂本常熟本舉皆無之故予所考者止於新本而已閒嘗竊怪舊刻諸詩往往有出入孫恂廣韻及吳才老韻者最爲古雅而新本多從近世所行俗韻不知何以異同如此或謂歸氏有家藏鈔本可訂則又略考其所刻全集如歸孝子傳徐郡丞惠政記等篇皆不主鈔本而參用崑山常熟兩本如上王都御史書周憲

副行狀等篇則僅僅節略鈔本數語之不同者附注於篇末固未嘗專用鈔本以爲據依也又竊意其家所藏者或未必果出於先生之筆授而其技讎此鈔本之人亦未必親事先生而習見其讀書爲文者也於是諸家之本紛紜錯出而後生淺學讀先生之詩若文者幾莫知所適從矣管朱子序韓文考異曰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云云予故私淑朱子之例亦不免於有所疏通證明而自顧其學識之陋劣終未敢恻恻然自騁其臆而妄加筆削於其間也覽者詳之全集考異卷帙頗夥不能遽敘版以行世而其大指則已見於此云

副行狀等篇則僅僅節略鈔本數語之不同者附注於篇末固未嘗專用鈔本以爲據依也又竊意其家所藏者或未必果出於先生之筆授而其技讎此鈔本之人亦未必親事先生而習見其讀書爲文者也於是諸家之本紛紜錯出而後生淺學讀先生之詩若文者幾莫知所適從矣晉朱子序韓文考異曰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云云予故私淑朱子之例亦不免於有所疏通證明而自顧其學識之陋劣終未敢恻恻然自騁其臆而妄加筆削於其閒也覽者詳之全

集考異卷帙頗夥不能遽錄版以行世而其大指則已見於此云

者之自擇云云予故私淑朱子之例亦不免於有
限耳良哉此言自顧其學識之陋劣終未敢悻悻
兼考異卷之類賦錄不備錄其類賦以存世而其大辭

鈍翁前後類稿卷六十二目錄
重訂歸詩考異全

鈍翁前後類彙卷六十二目錄終

重訂歸先生詩集考異全卷

外彙十二

詩新本詩字上有古今二字又按先生之詩
崑山本載入外集第二卷新本載入別集第

卷十
遊靈谷寺以下四首崑本新本皆有

好鳥鳴啗啗啗啗二字新本改作絲蠻

今按廣韻二十七刪內有啗字注二鳥和鳴不知新本何以改作絲蠻字又按此詩除首尾外其中間十四句皆屬對若改作絲蠻何以與上句相偶恐不如原本之穩切也蓋技者止見近時韻譜不收啗字未及見廣韻故誤改耳疑當

從崑本又按詩毛氏傳縣蠻小鳥貌薛君章句又云好貌至長樂劉氏始訓鳥聲朱子仍之前賢尊用傳箋未必輕易下鳴縣蠻三字不獨為屬對不工也

鍾山行一首

甫里天隨寺

下第歸安亭寄友人新本刪

讀史二首以下四首崑本新本皆有

恨詩二首

送王柳州妹丈新本刪

舟阻姑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崑本新本皆有

詠史新本刪

今按此詩以庚耕清青四韻中字叶入十陽十

一唐韻先生固有所本如昌黎集此日足可惜

一首亦然也新本似不知易詩楚辭以來所以

叶韻之法故於後章咎在齊威王一詩則誤改

民中二字而此詩見其不可改則遂從而刪去

之然則先生之詩猶未易讀而況其文乎

落都山前後

今按漢書地理志洛都屬上郡疑落字誤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以下五首
崑本新本

皆

高河近通楫新本近字改作僅楫字改作汲又附
注云楫字非韻錢宗伯不選當以此

故今改押汲
字似較穩

今按此詩俱形容霖雨太甚之意若作僅通汲
則反似亢旱矣於通章詩義疑不類

淒淒聽晨鳴鳴字新本
改作鳥

今按此詩絕似退之城南聯句所謂效聯句體
也朱文公於城南聯句詩因飛黏網動盜啁接
彈驚之下注云一體六句皆賦物而不言其名

今此詩淒淒濛濛一聯亦然故聽晨鳴不言鳥
下文睇宵熠亦不言蟲也幽風熠燿宵行注熠
燿明不定貌蓋熠本虛字與鳴字相對若改鳴
作鳥則熠為何物邪疑當從崑本

瀾簡慵啓笈

今按說文大波為瀾恐非此義瀾字疑當作爛
然崑本新本皆作瀾無佗本可技姑存之

今南旺

何必有大猷

今按列朝詩集有字作無字

沛縣

雞犬如昨日此亦非管民

今按列朝詩集無此二句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執大略

呂梁洪

新本刪

鯉魚山

崑本新本皆有

蚤渡揚子江

新本刪

鄆州行寄友人

崑本新本皆有

坐調兵食愁無計

計字新本改作摺

今按廣韻十遇與十二霽不通以計叶聚疑

崑本誤

途中悼內三首

新本刪

甲寅十月紀事二首

崑本新本皆有

湖上逢王五

新本刪

繚絲鐙次西涯韻

崑本新本皆有又按新本更有一首次西涯韻四字

字作次李西涯楊遠菴二先生韻二首十三字

乙卯春喜聞蠲貸有作

以下三首新本刪

鄔駙馬於登春坊敝寓同諸友燕集

乙卯長至日安亭作

乙卯冬畱別安亭諸友

崑本新本皆有

丙辰自南宮下第還避倭往來無定居親交

少至獨有一二同志時來問學

以下二首新本刪

謝陳君惠桃樹

讀佛書

以下二首崑本新本皆有

山茶

春寒

以下二首新本刪

感興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三首

新本止選一首又按崑本第一首

有茂云己亥庚子予在山中佛殿東法堂前有五株杏此予讀書處也新本刪去此

跋而於題下增己亥庚子予嘗讀書於此十字

偶成四絕

以下八首崑本新本皆有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火魚

皇圖日縣藐

藐字新本改作紹

今按縣藐二字出選賦然叶句頗為未穩姑闕之

予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

詩

新本表字上無予字

詩跋

老可為能竹寫真

今按東坡集作能為崑本當乙

贈孫太倉

送友人之婁塘次韻新本刪

紫菴詩以下三首崑本新本皆有

清寢軒詩新本詩字下有次孺允韻四字

獨居自常羊常字新本改作相

今按漢郊祀歌天門云貳雙飛常羊顏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先生所用或本此似不必改又按此即徜徉之義左傳作方羊楚辭作儻佯儻或作相又作仿佯漢書作常羊外戚傳李夫

人賦作相羊魏明帝長歌行作翔佯其義皆相通新本似不知漢書禮樂志之常羊耳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庚申中秋子敬聞予往東海時有小疾不得

相從作詩送行十五日宿天妃宮風雨不

寐因懷子敬作新本刪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崑本

新本皆有

郭把總營中新本刪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燕觀壁間文休承詩次

韻

崑本新本皆有 又按新本無觀字下九字止作次壁間韻四字

庚申中秋偕王詹事張廣平楊百戶劉楊李

三文學詹事子一夔予子福孫從觀海遇

雨還賦此

以下四首新本刪

海邊夜起飲酒聽楊昭信彈琴

辛酉秋次陸光祿端居篇韻

又次陸韻

二石歌

以下三首崑本新本皆有

壬戌南還作二首

菜水明可掬

菜字新本改作淥

今按爾雅菜王芻也水不可言菜又按說文漉浚也一從菜廣韻水下貌疑當從改本或又恐是綠字傳寫譌耳文選曹植詩游魚潛綠水古樂府有綠水曲

卮蠟益潤澤

今按柳文鞭賈篇予乃淪湯以濯之則遯然枯蒼然白向之黃者梘也澤者蠟也先生此句似本此又按周益公謂臘歲終祭名於文從肉其後乃有從蟲者學者每疑柳文中臘言梘貌字當從蟲讀此為之辨云云見平園集如此則應

作梳臘明矣今崑山本新本皆作卮蠟疑其未
知所出耳

汶上新本
刪

登濟寧城望城武崑本新
本皆有

夜宿胡陵悼周孺亭新本
刪

淮上作以下二首崑
本新本皆有

寶應縣阻風新本
刪

送都水朱君視水張秋新本
刪

西苑觀刈麥應制二首新本止選次首無
應制二首四字

送同年何子元之任靈璧新本
刪

俯拾俛有取

今按史記俛有拾印有取俛卽古俯字不應重

出俛疑當作印

趙州石橋歌以下五首崑
本新本皆有

六王虎鬪趙叟驕虎字新本
改作爭

瓊州張子的與予同年俱為縣令江南子的

自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

三易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為別

詠史

選人以治民民字新本
改作岷 求之傅巖中中字新本
改作形

今按此詩亦用叶韻吳才老韻補收中字入十七真韻注云諸仍切劉貢父詩話關中以中爲烝周易訟卦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中與成叶云云又按樂府相和歌雞鳴曲雞鳴高樹巔狗吠淡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中與平叶此類皆有據依不可妄改校者似不知叶韻故誤改民字作岷中字作形耳然民岷字義猶屬兩通如云求之傅巖形雖尚書說命有形字而牽強太甚幾不成語矣又按陳第毛詩古音考以中叶真引詩名

旻及班固高祖泗水亭碑爲證茲不具錄

奉託俞宏黃訪求危太樸集并屬蔣蕭二同年及長城吳博士

狂犬方信信

犬字新本改作吠字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宏黃武進陸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上巳日晚泊桑園次俞宏黃韻

新本刪

鄭家口夜泊次俞宏黃韻因懷咎年借計諸

公

以下二首崑本新本皆有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出港難以下三首
新本刪

舟泊萼亭普照寺河下書事因呈郡中故知

一首

贈同年許太史使朝鮮還

奉齋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莊見弃田

有作崑本新
本皆有

偕馮太守於黃寺與諸友燕集有作以下五
首新本

刪

苦寒

魏郡謁按察張公畱燕賦詩為謝

送沈伯庸僉憲之任荆湖

邢州承陳大理寄詩未及荅將至京先寄謝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以下

四首崑本
新本皆有

邢州敘述三首

曲學陋孫弘

今按此詩以十七登中弘字叶入一東二冬三

鍾韻與兩詠史詩相類吳才老韻補收弘字入

一東韻注云胡公切陸機詩懷襲瑰瑋播植清

風非德莫勤非道莫弘弘與風叶如新本改詠

史篇民中二字則此韻亦當改矣大率前賢讀書爲文皆有據依不似後進學術陋劣而敢於憫然以筆削自命者也 又按先生詩文如此類叶韻者尙多不及徧舉讀者詳之

送陳玉叔淮安太守之任 以下四首
新本刪

送同年許侍御出按滇南

送同年溫都諫荆湖行省

香山九老圖

檀谿跳澗 以下三首崑
本新本皆有

宋康王棗龍渡河

十八學士歌

雲龍風虎歌 以下四首
新本刪

唐堯出遊唐衢圖

觀漁

題秦王跳虹霓澗圖擬作鏡歌鼓吹曲一篇

題異獸圖 崑本新
本皆有

毋乃誕漫不足評

今按列朝詩集評字作憑字

附新本增入詩目

京邸有懷

甫里送妹

金山寺

金陵還家作

濠梁驛

淮陰侯廟

送袁太守之興都

清寢軒詩再次孺允韻

東房夾竹桃筇

談侍郎歌

黃樓行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於此地名

錢港

馳驛

姜御史年九十六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漢廷忠厚似相如

今按史漢相如傳不見忠厚字義所出又相如
竊卓氏勸開西南夸作封禪書特一浮薄之士
耳先生大儒不應稱相如忠厚竊疑新本有誤
惜無佗本可披姑闕之以俟再考云 又按史

記中與長卿同名者凡二人一直相如一張相如或謂此詩所引即張相如也然先生既不自注後人何緣知之其為偽作無疑諺所謂不拷自招者也且史傳稱東陽侯張相如長者竝無忠厚二字先生豈至杜撰乃爾 又按崑山本所載五言古詩如下第歸安亭詠史蚤渡揚子江途中悼內春寒諸作皆極有味新本刪去而增入此種次韻疇付之詩不可曉也或疑是錢牧齋先生所定然考諸全集則又不專用牧齋本耳如錢氏列朝詩集所選新本刪去二首可

見

賞荷次韻

疊前韻

小屯

清明濟上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四首

行衛河中

初發白河

過興濟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
作

又贈陸太學

贈俞公子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文淵閣四景圖

題二魚圖

高郵湖爲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光福山

海上紀事十四首

頌任公四首

隆慶元年上奉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
明與賜見分數楮

寄胡秀才

今按以上諸詩皆崑本所無無從是正

附錢氏列朝詩集逸詩目

贈星人胡竹軒

以下二首崑
本新本皆無

磧砂寺

按先生之爲詩文也用字用句莫不有所從來
非不學者所可得而塗竄也惟諸家之本各以

其臆之所見或增或刪或改一字或抹一句於是有崑山本如此常熟本如彼而新本則又襍用崑山常熟二本不彼不此者一篇之文析而為三幾何不至於以鴈亂真以非易是也然猶賴諸本互有異同庶幾使後之好學深思者參伍而考之以印求先生之命意所在而辨其孰真孰是則諸本皆不為無助其功誠未可沒云又按朱子論昌黎集云今去公之時益遠故其片言隻字名為公之作而決可知其非偽者皆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為真能好公之文者周益公於歐陽文忠集亦然此予所取法舉凡先生之詩文載於新舊諸本者悉存其目而不敢增刪去取其閒非欲自別於流俗益亦後學之體宐爾也

重訂歸先生詩集考異全卷終

康熙乙卯又五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五
同里周 敬
重刊龍溪先生集卷之五

安爾山

聞去邇其間非俗自限於流俗蓋亦對學之體
之書文雖然深蓄蓄本皆悉其目而不煩辭
公於烟烟文忠集亦然此年也

工鐫類稟告成翁將載版度置皆山閣予爲翁筮
得☵澤風大過以示翁翁謂予曰內巽而外兌巽
爲風爲隱伏爲近利市兌說也互變坤爲文身既
伏匿矣而猶有文焉以其風聲說人利則倍之是
大過之象也予不足以當此又兌爲口舌爲毀折
必有謗之者其人姓名氏或遇水或遇金或上下
有口者皆是也然川壅爲澤澤止不行謗之無害
逾十二年版將廢矣內巽爲魚外伏艮爲鼠不見
蝕于蝨其爲鼠所齧乎予異翁言姑記之以俟善
易者康熙十五年四月上弦後一日休寧汪繩武

記

香林集卷十五 辛酉四月八日 某

...

...

...

...

...

...

...

...

...



